

梵天廬叢錄

冊一



慈谿柴萼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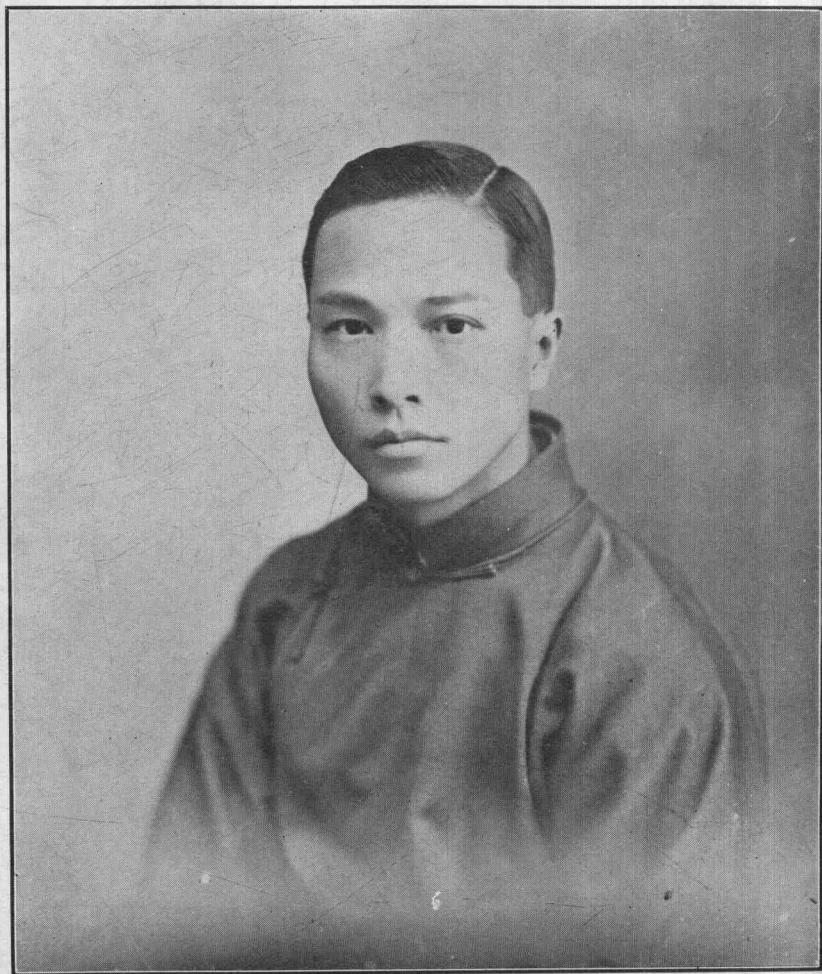
楚平廬叢書錄

番禺葉恭綽署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





梵天廬叢錄著者

柴小梵先生三十五歲造象

鄒序

柴子小梵文行並茂年未強仕久見稱於巨公碩德
譽虎葉公逸塘王公尤器之甲子冬隨王公來皖予
與之共事財廳公餘談藝汨汨不窮浩浩無涯見其
足不出戶埋首簡編異其爲人始訂交焉獲讀所著
甚多而梵天廬叢錄一種廣至三十七卷天文地文
蒼萃無遺始嘆小梵之學有心得觸類旁通閱覽博
物洵近世之軼材而目中所僅見也小梵囑文以弁
其端僕曩者亦嘗以文字與世人相角逐改革而還
所如不合自甘伏處於江關久無名心於身後頽唐

之氣與年俱進以視小梵之識大識小洞悉無遺靈
心慧眼成此巨帙蓋有不勝惘惘者今夫日月星辰
天文也山川草木地文也盈天地皆文古今才人畸
士魁儒碩學嘗弋取其文以成其文則盈天地皆人
文也所憾者才人畸士魁儒碩學間世不嘗出遂使
天地間之妙文奇文高文激昂慷慨之文清微澹遠
之文石破天驚之文僅僅乎見之莊見之騷見之龍
門之史見之杜陵之詩長爪郎之歌韓柳歐蘇之著
作其散而放之天地之間者尙不知其幾千萬億也
僕讀叢錄吾心目中之莊也騷也史也杜李之詩歌

也韓柳歐蘇之著作也如或遇之而如或見之李巨
山真才子吳季札嘆觀止矣尙何言以序之哉昔商
邱宋犖嘗稱新城王士禎人品高師法古興會佳故
立言也雅馴僕於小梵也亦云而又何言以序之哉
乙丑九秋古陽羨同社弟秋士鄒律序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五
 五十六
 五十七
 五十八
 五十九
 六十
 六十一
 六十二
 六十三
 六十四
 六十五
 六十六
 六十七
 六十八
 六十九
 七十
 七十一
 七十二
 七十三
 七十四
 七十五
 七十六
 七十七
 七十八
 七十九
 八十
 八十一
 八十二
 八十三
 八十四
 八十五
 八十六
 八十七
 八十八
 八十九
 九十
 九十一
 九十二
 九十三
 九十四
 九十五
 九十六
 九十七
 九十八
 九十九
 一百

張序

蓋聞瑤函瓊笈貯於洞陽玉館鳳章龍篆藏於流火
金庭此皆發大道之玄機運真如之祕軸非紅塵之
常品乃紫府之法文也至於秋水南華演元必琢翬
翬之性青童白鶴孕絜不蝕肫肫之天貝葉蓮經爲
龍宮之寶靄篇皦鏡亦月窟所珍故八索九邱荒乎
邈矣三墳五典微兮希哉烏乎世道風衰人心日墮
逡巡玉樹四照之花誰驚窈窕冰壺九霄之路難接
宜緘河圖於珠篋當貯洛書於金房永閉獬豸霞關
長鎖麒麟電鑰言念及此可勝歎哉耳所聞目所見

不是嘔啞蠻話無非噉嘈俗音書尙螃螬之橫行理
同茅草之直塞雖啼紅怨綠騷人寥若晨星而啖肉
吞魚鄙漢多如江鯽矧夫其上焉者乎才子傷心之
賦金粉已非六朝仙人劫外之棋江北不關半壁香
聞幽谷竟有猗蘭光耀昏宵忽覩寶炬其如柴君小
梵乎小梵芽茁瑜珥相現蓮華認鄰子之金環業舍
鳳慧過高僧之蘭若恍悟前身揚子家貧口能吐鳳
江郎年少筆已生花菊淡如人鷗閒其性芳林野徑
拾句貯於奚囊村店板橋尋詩控於驢背或搜神記
異猶如夷堅或探險緹幽直似霞客腹滿五車之籍

足踏萬里之雲彈沒絃琴吹無孔笛集董老之掌故
作鄒子之談天一草一花入蘇髯之詩話半溪半石
類米顛之畫船借赤壁之遺聞快意而談諸葛取陳
留之軼事抵掌以說中郎鬼有董狐殊堪增竹絜之
色人驚伯有或能廣閭巷之傳光怪陸離集以成冊
輝煌金碧宜其壽梨起藝林之奇峰作中流之砥柱
若夫芝餐洞鼻道悟琴心馭八鳳以翩翹控九鵬於
臂指翔心雲路結志霞門當問磨鏡於霽霄別求奧
帙於景室謹序

太歲在旃蒙赤奮若之中秋古董張天錫序於甬江

春暉草堂

春暉草堂

王序

書契者記事紀言而濟言語之窮是故邃古著述名家其於言與事也必擇其有益身心或可裨家國者始爲叙述紀載行諸遠而傳諸後上溯六經諸史下逮諸子百家旁及稗官小說外至泰東西各國之載籍蓋莫不各有一端焉或與斯義相契合也自叔季人心澆漓學者習爲標榜冀以欺世盜名窮經尙未卒歲每詡考定專家讀史或不終編輒以博通自炫坊間晚出各書大率蕪雜剽竊但務聲聞謬誤相沿流毒鬻舍憂時之士心滋恫焉柴君小梵越中佳士

好學深思近哀集十餘年舊作筆記并朋好文字爲
梵天廬叢錄三十七卷凡夫朝野掌故祕聞佚事以
及詩文評隲名物考據莫不兼收博取鉅細靡遺衡
其體例蓋與潘永因之宋稗類鈔郎瑛之七修類稿
等書相近君固抑然如不自足此書乃其平日蒐討
所得隨時掇述者要自與今之蕪襍剽竊苟以欺世
者不同書旣成徵序於余爰識數語以歸之世變方
殷人不悅學君盛年美器所詣安見其止尙其益勤
學古之功以儲經世之用敢以是奉勗且以諗世之
知言者時乙丑季秋合肥王揖唐序於沽上寓廬

胡序

梵天廬叢錄三十七卷吾友四明柴小梵裒其十年
來撰著之祕史考訂之雜文又附益友好之碎墨以
成者也夫今世說部濫矣雜矣虛構樓臺僭充簡幅
到口無餘味執卷而思眠以彼腹笥唐虛而妄爲論
列文詞儻野而強事纂修難陳二酉貽譏大雅亦固
也小梵卅角岐疑弱冠淵博行路萬里讀書五車晉
接名賢廁居屠沽上而朝廷之掌故下而里巷之隱
微縱而經史之異同橫而華夷之利病無不能說說
之無不能詳今以王逸少寫蘭亭之年

今年乙丑小
梵三十三歲

效陶九成輯樹陰之錄納須彌於一芥織雲錦之七
襄說山說林徵鴻烈之善喻妄言妄聽異蒙莊之寓
言行見一編風行有人歎深焚硯矣顧小梵非特以
文鳴也其言論丰采有若魏晉間人文璐投分最早
知之者深性真嗜好可得而言其厚奉親而簡朋友
妻子似茅季偉家居友愛似王文度面折人過退無
餘訾似劉子翼體骨少媚似虞仲翔好色多情似荀
奉倩神氣清韶似王仲祖堅苦卓絕似車武子一宿
必掃似郭林宗縱任放浪似張季鷹詞令澀訥似王
逸少無鄉曲譽似趙元叔孫子荆不信天命鬼神似

阮宣子劉明信作文工而遲似司馬長卿手不釋卷
似向子期王仲寶讀書不務章句似郗道徽陶元亮
作書潦草似劉景升天性絕飲似顧元歎不知碁局
幾道擣菹齒名似葛稚川迢嶢倜儻遑躒通倪古之
遺美也四明之山盤紆萋鬱隆崇聳萃其水潏沆漫
汗漉瀟瀆瀑其人質直而好義磊砢而英多其文章
異乎吾吳之纖側柔媚莽蒼蒼有奇闊氣文璐接其
賢豪多矣而小梵實爲儁邁於其叢錄之版行率掬
所感知者書其額讀者可以識小梵矣

中華民國十四年太歲在乙丑秋八月吳縣人寶胡

文璐拜序

梵天廬叢錄序

清季宣統初年吳門包朗生刊小說時報於海上中載紅冰館筆記一種其著者則慈谿柴君小梵也余讀之喜其文詞雋永中心私幸爲吾邑而獲斯人不知小梵固余之近鄰也其後十餘年間余浪跡南北離鄉日久小梵亦以事僑居東瀛旋就職皖江小梵著作日富余時獲讀其所刊著述於是欲見小梵之心亦與日俱進乃遲遲始獲相見於故鄉余讀小梵之文在十五年之前而獲見小梵之面乃遠在十五年之後於以知人生遇合皆有定緣非其時而欲速

不可得也吾鄉北濱大海南界長嶺與東西南諸鄉
隔絕士生其間者往往自爲風氣渺與外人晉接其
平日取爲觀摩規隨之資者亦不出一二故鄉先達
而已往者士習制藝詩賦雖其學無益於身心家國
然俗以科舉爲榮士以勤學爲貴荒村陋巷之中猶
時聞弦誦之聲士固不以所遇之窮困而遽灰其求
學之心下至村農野老亦以子弟之能讀書應試爲
宗族之光寵不以鄉間之多寒畯而遽肆輕侮文人
之意先民之遺風未息而鄉民猶得保其淳樸懿粹
之俗者豈非以此哉今則士競浮華俗尙險巧朝無

右文尊士之文而野遂多頑鈍罔利之輩青年一出校門束書不觀游談無據其黠者則以爲人生斯世苟能以術雄長鄉里亦足驕儕輩而凌躐鄉民矣奚復事學問爲始以無學爲不害以文飾其愚陋之過繼則不學者衆則又視爲當然終且以己之不學而非笑他人之求學夫舉一鄉之人不知無學爲可恥而轉以人之好學爲譏訕之資則學殖焉得不就荒落人心焉得不日趨汙下哉柴君小梵近輯梵天廬叢錄一書都三十七卷共五十餘萬言舉凡朝野遺聞藝林佚事典制攷據名物原始無不兼包觀其搜

求之富則其平日之精勤可知矣小梵當吾鄉人不
悅學之時獨耗數年心力以著是書亦足以振發瞽
蒙而啓迪後進矣余於小梵是書之成將以卜吾鄉
風氣之移轉焉甯獨以小梵爲余之鄰引爲一己之
私幸哉丙寅孟夏同邑裘毓麀

梵天廬叢錄序

世變之亟至今日而極矣士君子欲圖功名以傳不朽殆非易事懷才而遇者旣敗不旋踵不遇者更何足道明哲保身莫如著述而文字有新舊之爭學說有異同之辯紛紜聚訟入主出奴門戶之見賢者不免下焉者則投世俗之好爲升斗之謀跡其所爲形同商賈更不能語於著述之林老友裘匡廬十年前同客美洲長於英吉利文字而致力於國故嘗輯清代軼聞有名於時今以同鄉柴君小梵彙集舊作五十餘萬言成梵天廬叢錄介爲之序視匡廬所輯又

加勝焉慈谿故多名士竝富藏書昔賢之流風餘韻
宗於二子發揮光大正未有涯敬爲導言以視來茲
十四年冬寶山王樹榛敬敘

五古題梵天廬叢錄

會稽胡炯

世事若迴掌證彙成今故雄雌咲呿唵淪化萌無數
曾菌鴻網生六節默相構物殊種無量粉糝未嘗誤
太素豎冥莖十紀遙相顧一宅遊無朕常容以爲素
爽靈休尺鈞煦嫗零朝露控搏百無術榮名以爲固
後世苟不公神聖疇先覲德言忠勇功勿勞金石錮
婦孺不任夸心口交相訴行藏隔朝野顯晦殊建樹
道綴基畢輸百世恣冥索原草埃塵空冰霜不忍妒
瞠目望九華南谿亦翔步強恕足迫羣蘇世開先路
氛霾幻眉睫千載猶旦暮矧搖扶桑枝足掃九霄霧

放言徵元理風雲爲呵護堅持清淨心從此蹶然寤
題柴小梵君梵天廬叢錄漫成一律

雲閒姚鵷雛

壇坵東南幾度新江河萬古屬何人一從僞體喧時
輩誰識良工有苦辛五筆容齋渾漫興千金鴻烈自
通神四明狂客憑傳語酒德長懷賀季真

題梵天廬叢錄

楊了公

兩代明清掌故諳四明鉅手重東南閒來酒後燈餘
讀勝似兩般秋雨盦

題梵天廬叢錄

吳石公

從頭字字擬珍珠一卷稗官酒一盃行見洛陽重紙
貴春衣欲典買新書

Blank manuscript page with vertical columns.

漢書藝文志有虞初周說九百四十三篇是為中國稗官之祖
其書久佚不知為說若何漢魏之間說部蔚起私史偏錄足廣
異聞裴氏注三國志所引凡百有餘種而諸名臣列傳名族世
譜名人集等尤不可悉數自是以降踵事增華逮及李唐是類
著作汗牛充棟然其詞藻芳鮮艷麗固足便詞人之撫摯而其
叙述虛紉浮誕則難供史家之採擷抑亦有遜漢魏矣宋人筆
記最為叢博識大識小彞於一編稽古述今選詞徵物資多識
而森法戒用意視昔深遠雖曰不免踏駁要屬言之有物黃虞
稷千頃堂書目別為六類清代四庫書目從之釐然可觀明清
兩朝不乏佳著拾遺補闕功在藝林非徒可翼正史也等以微

寒少好閱覽名師益友鼓舞論思歲月既長典會不淺念前修之成績常下帷而效顰凡及見聞都歸筆札討論經史表章章潛幽即至一名一物可垂典故備考證者無不叢吾筆端偶或旁及怪竒無敢乖於真理三家村農之說五都市兒之談使有可存一皆兼采始壬子迄甲子十年之間衣食奔走遠適異國而是稿常在行篋間錄少許刊諸報章僅是鱗爪之見今年寓皖備員財廳案牘多暇則發舊稿整理之更略掇拾友好時賢雜作隱以類從得書三十七卷五十六萬言凡事目千一百八十三條數千九百九十八自夏亘秋躬親繕錄蚊啣汗流不少曠逸陽羨鄒君秋士博聞多識又助我斟校巨編以成後有蘭臺

名彥斑管俊才摘斯碎墨佐彼汗青但有隻句之見存實為微
生之大幸若乃聊佐酒邊閒話作茶餘清談博奕猶賢其不以
翫日廢事為譏乎

民國十四年中秋柴學書於安徽財政廳之東廨

[The main body of the page contains multiple vertical columns of text, which are extremely faint and illegible due to the quality of the scan. The text appears to be organized in a structured format, possibly a list or a series of entries.]

梵天廬叢錄目錄

卷一

朱氏世德碑

明太祖軼事九十二則

卷二

清憲宗八則

高宗南巡四則

秦太監

高宗與范西屏

仁宗不識祁字

梭背褱

穆宗病革原因

德宗十六則

廢后那拉氏

慈禧太后七則

銀妃

珍妃

金屏

醇親王與神機營

端親王

慶親王

廢大阿哥

載振載溥

卷三

庚辛紀事六十七則

卷四

劉伯溫

劉瑾有賢兒

邵晉夫

鄧武橋

魏忠賢

科舉癖

錢牧齋三則

張澤民自請叙錄

尹嘉銓自請加級

張文和公二則

張學齋

年羹堯三則

岳鍾琪

明珠之僕

百菊溪

陳文恭公

陶士儻

馬彪

童樹堂

松筠

趙子卿

齊慎

黃少春

歸田清標

吳錫徵

林文忠公

梁國泰

肅順

曾文正公二十六則

曾忠襄公

卷五

胡文忠公十五則

左文襄公三十二則

彭剛直公二十二則

卷六

沈葆楨七則

蔣益澧六則

王鑫

金國琛

黃冕

鮑超五則

陳國瑞六則

李兆受二則

劉銘傳二則

程學啟三則

唐殿魁

三官三紳及錢鼎銘

金安清三則

琦善

張國樑三則

郭嵩齡二則

楊岳斌

僧格林沁

李棠階

劉松山三則

王有齡二則

余治

李子文

楊玉科三則

卞寶第二則

卷七

李文忠公十則

劉永福

吳棠

刺馬異說

岑毓英

文格

應寶時及杜文瀾

吳振棫

湯克晉

衛榮光

張曜二則

朱春石奏

張佩綸七則

朱一新

寶廷七則

張之洞十五則

徐延旭

張凱嵩

吳德瀾

黃忠浩

岑春萱三則

卷八

剛毅二則

鹿傳霖

聶士成

袁昶四則

江太守

臨潼康氏

福通

袁世凱七則

袁樹勳

楊士琦

升允與錫良

蔡乃煌

樊增祥二則

陳啟泰

許應駘

瑞澂艷詞

端方七則

陸潤庠

夏同龢

梁鼎芬五則

張謇殿試二則

于式枚二則

卷九

馮煦二則

惲彥彬十一則

李瑞清八則

李蓮英二則

旗籍官吏二則

某公使

某觀察

某侍郎

周善培

張士珩

李準三則

蔡鐸

白承頤十則

某參政

洪述祖

鈕永建

尹昌衡

李烈鈞之妾

馮國璋二則

孫逸仙最初之政見

卷十

羅仲舒

高則誠

唐伯虎傭書娶秋香

沈石田二則

岑俊

陳白陽

朱鶴齡

陳子龍

鄧露

傅青主

聞性道

歸允肅

殷岳

吳梅村二則

方望溪二則

陸講山

孫執升

汪文桂

朱竹垞三則

朱彝鑿

汪文柏

何義門三則

汪鈍翁四則

蔣山堂

文人盛氣二則

擇婿佳話三則

曾靜

呂留良子二則

劉石菴二則

袁子才及厲太鴻

商寶意

卷十一

王百朋

吳石華

程奉時

曹元弼

蔡柳園

陳一齋

梁山舟

黃小松

舒鐵雲

古之孫文二則

喻文鏊

淮海四士

溫承恭

王椒畦

曹驛與劉東星

姚石甫

武林黃氏

徽垣五名士

龔定盦十二則

錢江

王韜

李眉生

某狂生

趙菁衫

俞曲園

于醴尊

徐穎

李達

王壬秋四則

廖平

李文石

黃楓亭

龔秋田

近儒學說

卷十二

沈機

張煌言

沈宸荃

張家玉

吳煜

冷湄

趙景麟

梁以樟

王翊

陳邦彥

沈士柱

朱之瑜

周茂蘭血書貼黃疏冊

張珩

張利民

許元博

林若濬

顯忠祠

高節無名

張覆輿

羅積生

徐述夔

余愛子

劉子侯

朱欣

鍾鵬

楊孝子

施道光

孝盜

潘墨仙

雍髮者孝子

許孝子

金孝子

卷十三

李自成張獻忠事輯五十三則

葉伯玉

冷天祿

太平天國軼事十七則

苗沛霖四則

卷十四

余愧安

金松林

黃金滿

馬三寶

京東某甲

北京四人妓四則

劉趕三

內府伶人風雅

誠一齋

打釘窩子

暢樂館

書目

辛亥年北軍

餘江天子

白狼妻

三江小史

騙術十八則

賊五則

卷十五

書唐韻女子

張鴻逵

李紉蘭

金纖纖

孫越畹

石筠照

林屏芬

張月娟

金翠芬

補羅女史

女子題壁詩

逃荒婦人詩

繡髮集二則

秋瑾詩詞二則

呂眉生

曹昭青

曹寶青

柴韻仙

文麗華

吳銀雪

毛慧雲

汪韻華

王娟相

王令嫻

有田花子

卷十六

孟姜女

黃綺公女

昭君二女

潘淑妃廟

銀瓶娘子

阮大鍼女

鄭成功妾

畢著

宋蕙湘

柳如是二則

楊絳子

陳圓圓二則

吳三桂女二則

卞玉京

蔡大娥

白頭新

鎖雲囊

黃婉梨

張紅蕖

盧五姑

紅兜

方秀筠

冰香

曹大姑

張少卿

水玉三娘子

楊妃榻

鹹水妹捐官

卷十七

監搜宰相

明內宮用草紙

查嗣琛詩中之明代掌故

剝皮十二則

鈔法

古今名刺異同

清初勸進表

重復疏

趨直佩表

太平天國試題紙式

白玉頂戴

祺祥

站籠

奏事不拜

虎神營

龍門書院

太監伴讀

選女日課

吏部引見職掌

門包

釐金

清季戲劇

清末南北稱謂

刺花

點蠟

春冊三則

賣懶

賣買傷風

竊高旨

補天穿

日本女子

詭男為女

畜糞為燃料

番麻

烏魯木齊與哈密之婚俗

鱷溪陋俗

越俗

青苗會

的篤戲

租妻

倫常奇變

者者軒

一字誤

丹徒令善斬

冤獄

人犬交奇案

錢李氏遺精復度招情

卷十八

周易大輪歌

詩本音

宋繫孟子

宮史

青布實錄

太平天國實錄

清朝耆獻類徵

綠林先賢傳

雍正硃批諭旨

太平天國檔案

洪秀全日記冊

永樂大典

圖書集成

書目答問及輶軒語

勸學篇

滇南雜志

魏忠賢集

霜猿集

三魚堂集

延露吟

孟蜀刻本文選

范承謨百苦詩稿

清詩彙選大成

鳴沙石室祕笈

東郭記傳奇

玉搔頭傳奇

三夢春傳奇

百家姓三則

三字經二則

千字文八則

神童詩

透膽寒

玉歷鈔傳

推背圖說三則

爵秩全函

金刻金剛經

金銀書金剛經

明代刻書之濫

武英殿刻書

聚珍仿宋版

洋人修書局二則

首都藏書

書峰

古籍

韓國古籍

梵書

卷十九

梁武帝手書祈福文

莫愁買田券

書法叢長

聖教序三則

陶穀勸進表

陳搏書福字

王荊公書法

董思白心經

董思白書法

盤澣四體

明思宗墨蹟

張照阿彌陀經

天地人三家

石達開墨蹟

袁昶三摺真蹟

老嫗寫金剛經

藝林虎賁

子路畫像

顏魯公像贊

歐陽文忠公像

明太祖像

明六王畫像

姚少師像

嚴嵩畫像

尚可喜像

呂留良像

萬承風小照

劉統勳遺像

呂祖畫像

慈禧后畫宮筆觀音

吳氏譜圖

卧雪圖

孤山放鶴圖

秋山圖

渡江圖卷

明思宗畫馬圖

香山九老圖

歲朝圖

圓明園圖

隨園續圖

清宮祕戲圖

百蝶圖

閻次平畫

王禹偁畫

郭熙山水及劉松年玉堂聚英圖

楊文元公芍藥畫譜

楊妹子畫梅宮扇

田貴妃畫

汪蛟門題畫

黃山異卉冊

性緩得名

畫蘭露根

明賢流寓

陳老蓮三則

王煙客與復社之齟齬

王煙客近師玄宰

吳漁山入天主教會

王麓臺與王阮亭之比較

金孝章

黃尊古之先幾

王忘庵之尚德

張庚

清代畫學之盛

錢塘沈氏畫師

黎庶昌紀畫

羅文子

真善畫

古名人善畫

潤筆六則

卷二十

三段碑

宗城縣新學記

清國子監石鼓

諸葛碑

古銅詩牌

閣帖出水

澄清堂帖

瑞露館帖

篆刻述聞

項別峰摹印

腕弱治印

倒印謔語

黃小松張叔未諸家之集古印譜二則

古印攔升古璽於秦漢之前 廣州城孰之古文

長沙發見西漢古甄 趙雲帆哭表妹文

某生弔妻文 狎游棒喝文

戒談閨閫文 擬葬花冢碑

江止菴黃白讐篇 文襲前人五則

卷二十一

妙判三十則

卷二十二

羅江集

鈴山堂集

方于魯

克新堂集

滿洲宮詞

方密之水中雁字詩文卷

王漁洋秋柳詩

借書樓題詩

葉聞璋

葉舒崇

汪蛟門本事詩

刪後詩存

法海寺紀遊

鄭聞香

蔣劍人綺語

湯雨生詩

求闕齋詩

錢東平遺詩

大潛山房詩鈔

雙柳軒詩鈔

李秀成詩二則

石達開詩

苗沛霖詩

周贇

吳昌賢

陳玉澍

楊椒水

卷二十三

園居錄詩鑑

打粥婦

北渚亭雜詠

僧光熊哭兄斷句

張蔭桓詩

湘綺樓七律

廣雅堂詩

袁爽秋題煙樓鬼趣圖

問琴閣詩

周實丹遺詩

吳祿貞遺詩

無冰閣詩

樊樊山詠香詩

桃花潭館詩

江易園詩

陳弢菴訪舊雜詠

王子仁詩

鑄劍

對局

詠瘦西湖操舟女

瑤琴雜詠

金陵懷古

賣詩二則

詩丐

詩學敏捷三則

雜流能詩三十二則

卷二十四

詩歌之祖

慘綠少年

遺民體

王漁洋詩定評三則

詩九錫

董妃放風箏

前劉海歌

詠紅梅

詠錢

詠十二時

詠煙具

詠骰子

詠麻雀牌

身體二十六詠

時髦四詠

開門七事吟二則

題煙管

婦女吸煙詩

贈女冠還俗

詠物

長安臨燈詞

吳娘十看詞

甲午竹枝詞

辛亥竹枝詞

燕京老妓竹枝詞

皖南官場二十一團體詩

集句詩

集俗語詩三則

芙蓉詞

一去二三里二則

廬山寺偈

秋紅霓詠

粵歌

鳳陽花鼓

卷二十五

美人雜詠三十一則

卷二十六

張炎羅江詞

霜紅合龍詞

王鄒逸詞

禹紅友詞

夢香詞

娛園雜詠

花間尋夢圖殘冊

東鷗詞

周之琦詞

王錫振詞

今事廬詩詞二則

紅樓夢詞二則

詠洋藥

詠幽歡

水調歌頭

改詩為詞

稍遍

新百字

人名對

談楹聯十一則

燈詠

牡丹王詔

憎蒼蠅賦

詠不檢束使女

詈僕詩

嘲老妓

陳二二則

嘲生女

嘲短人

詠聾子

十不全詩

詠馬桶

詠便壺

催花

題壁

嘲王姓

妻妾破釜

調驗煙癖

套舊詩六則

嘲新詩

詠娘姨大姐詞

歪鼻先生詞

蘭亭序作祭妻文

留學生之新蘭亭序

伶人講題

落卷批語

典史十字令

清客十字令

衙參

集古語嘲謔

卷二十七

堯以二女妻舜

孔子去魯

柳下惠為士師

孟子生卒

元官氏

史書穢語

名字二則

未死賜諡

姓名字同

漢書褒貶

求雙聲法

蘇長公兄

妲己貌黑

萱草稱母

丈人丈母

旁妻支婆

娣姒

姨

倭儼

了頭

丰子

西崽

眼淚向肚裏落

方命

急繕其怒

胎養

跛行喙息

情素

箕踞

若干

看煞

箕表

金吾

八字

拜揖

稽首頓首

誕日

東西

不佻

饒獠

船票

火判

弄用蛋灰

一端

字借用

鬚

梵

弄

勛勳

賜

余

嫁

楔

倌人

姻媯

噫嘻

混號

達達

期期

吃力

白相

腌臢

妍頭

掉搶花

呆東杏

又古作有

字義相反

名物始稱三十七則

俗語有本

新名詞

卷二十八

宋真

竇爾敦

邱尊謙

葛衣人

錦衣少年

金錢鑣

俠誅縣令

黠婦殺賊

鍋五遇異人

盲盜

會稽女盜

指月庵僧

天寧寺僧

越僧

老湯

霍元甲

松溪拳術

吳賜造敬器妝具

鐵畫名工

火烙著

新安四巧工四則

玉杯刻赤壁賦

雞卵壳上刻小山賦

芝蔴八仙

王春林

木貓

嘉定竹刻

江舟剪貼

鰲山

影戲

闔文寇

嶺南琴學

盲童

胡琴

古樂歌失傳

柳敬亭弟

口技

算狀元

卷二十九

唐僧取經

法海

濟顛僧

清濬和尚

悅可禪師

耐堂禪師

濱逸和尚

八指頭陀

蓮池大師夫婦涅槃塔

日蓮大士像

祕戲佛

佛

僧

羅漢

尼

方丈

持齋

參禪

綺語參禪三則

塔

佛氏諷經

地藏香二則

三教堂

挑筋教

較杯

祭物

徐福

徐庶靈蹟九則

李太白

賀知章

卷三十

八仙八則

劉海蟾二則

張仙

白玉蟾

邱處機

梓潼帝君

浣花夫人

黑塵道人

三元宮道士

朱鶴樓乩仙

王靈官藤像

盧盧會

獻炮

房屋鎮厭

壓八字

風水

祀竈

紙錢

燒衣

紙馬

回煞

望鄉臺

魂幡

買路錢

卷三十一

咒術五則

催眠術

鐵頭陀

賣卦者

天眼通

宿命通

張延巳

學主遁法

借尸還魂

生魂忘死

召生魂問供

夢十則

巨人八則

短人

楊二林

跛異

大陰人

王高

無頭人二則

絕食

生死自由

犬子

女子化男

畫中愛子

產鵠

產婦腹中有聲

孿生之多

焚身

血團

半截女尸女奴案

婦人乳

足蜂

羊產人二則

卷三十二

馬神

犬讀書

犬歌

犬通人語

豕言

西爪中羊

動物煙癖六則

破布化鼠

鼠遷

蛙遷

蟒婢

孵異

木中兵器

木文四則

竹中觀音大士像

粟上觀音

荷花瓣上美人影

樹子成文

雨粟

爪龍

人頭豆

竹枝化米

錢化泥

雲石

石人

古墓靛青

廣陵銅鐘

顯微鏡

二鉢

門上蓮花

燈花記

骨池

風異二則

地震

錢月娘

鬼幣

尸變三則

強姦女鬼

俊鬼

鬼像

鬼附衣服

鬼言

鬼滅

靈魂造鬼

電光退鬼二則

假鬼

日人信鬼

大阿哥降乩

便倉枯牡丹

武林山泥貓

泥人怪

松山無頭冢

石敢當

瓦將軍

鏡異

方姓女

安慶寓怪

大老爺

二新娘

田廣慶

狐斬子

狐燈

綠格子少年

卷三十三

月華

九梁星

花信風

梅雨六則

元旦

新年樂事

社日停針線

中秋

重陽

冬至夜

三時八節

吳門

胥門

黃山雲

水有輕重

桂花瘴

杜康橋

洛陽橋二則

寶帶橋

渡僧橋

洋山殿

烈皇廟

焦山寨

李淳風墓

幕講僧墓

寬水錢治痧

梅瘡

蟲入耳

口疳

刀瘡藥

驅瘧四則

服枸杞

包痘

耳聲

臆癢

痔瘻

媚藥六則

鹽

痲瘋

祝由科

鑲牙

銅人針灸

點痣

指爪驗候

冷熱由心

盯睛

卷三十四

傳國璽

太平天國玉璽

禹鼎

比干銅盤

吳王闔閭骨殖

西施金釵

徐福墓寶

謝靈運齒

刺麻金冊

庚子失去寶物冊

盧象昇玉印

玉龍

玉龜

玉猴

玳瑁杯

漢玉鏤詩

夜光珠

東珠

珠杯

珠船

珠花

假珠

塔寶三則

銅蓮蓬

擊鐘石

八音鐘

祕戲石

石碑

玻璃硯

孟知晴雨

雌雄劍

馬寶三則

驟寶

狗寶

蛟蛛寶

鼈寶

漢代多黃金

沈萬三十四則

南溪老屋

張士誠屋

停雲館樓閣

圓明園

頤和園

李園

名園勝石

獅子林石

宣室

家堂

弄

碼頭

落

卷三十五

伏波將軍箭

劉綬槍

張鑪

提鑪

宜興陶器

楓溪磁器

淚瓶

蒲扇

明懿安皇后團扇

小扇

花燭

藤棺

人皮鼓

獨木舟

烏篷船

內宮四琴

千層漆匣

眉公馬桶

冷熱水瓶

古物不傳

雞毛筆

薛濤箋

家花紙

米元章評紙帖

阿翠硯

斷碑硯

卞玉京硯

眉子硯

柳如是硯

柳如是沈香筆筒

顧二孃製硯

文房四寶

銅筆套

棟印

四香文盒

黑氎衫

汗衫

背褙

僧衣

席帽

風帽

蔽膝

流蘇

裕

綵勝

鞮船

襪裙花樣

作裙

五時衣

被池

紙被

紙帳

鞋杯

鞋幫

鞞

清隆裕后珠履

戒指

訂婚戒指

耳環

手鐲

襪

月布

顧繡二則

十字挑花

女兒香

八種髻

卷三十六

茶

龍井茶

普洱茶

武夷茶

碧蘿春

雨前

酒

紹酒

卽筒酒

燒酒

屠酥酒

祀神酒

冢花藥酒

毒酒

婪尾

酒帝

酒胴肛

飲飯

餐白飯

鑊焦

臘八粥

下飯

餅

光餅

大餅

餛飩

饅頭

糗

糰

豆腐

涼

涼粉

油炸檜

知稼糕

巴兒米

黑米

糖

梅乾菜

檳榔

鼻煙

喫白肉

頭魚宴

潘清渠

食量

白席

禽行

食狗

吞鐵

嗜好不同

食人

卷三十七

冬蟲夏草

緬茄

仙人燕脂

木棉

畿輔宜蠶桑

陰沈木

黔中椽繭

化州橘紅

肉桂

人參

占城稻

雪荔

含桃

廬江藕

柳絮

藍石榴花

美蓉

烏拉草

九月重桂

梅菊同芳

染花

風雨霜

四足鳥

烏骨雞

龍眼雞

鸚鵡

吉林鷹

鵲生喜

程世祿

虎三則

象二則

捕猿

猿姦

義猴

鞠侯

猩紅

長角馬

二犬

義犬二則

吉林犬

貓睛

麝

大鼠

貂鼠

生物壽命

獸力

三足蟾蜍

蚺蛇

飛蛇

臭蛇

異蛇

蟒精

蛇妬

蛇耳

蜥蜴

蛤蟆

江瑤柱

蚶

巨蟻

蟻會議

壺蜂

大蛾

人面蛾

人蟲

火蟲

醋鼈

金鯽魚

大魚

鰻種

食鱔

龜腦

神螺

梵天廬叢錄目錄

慈谿柴萼小菴

朱氏世德碑

亡友歙縣汪君寂照曾於吾浙舊書肆中獲明人手鈔雜文一冊中有明太祖所撰朱氏世德碑以前人所記者考之惟徐楨卿剪勝野聞曾引其一節趙吉士寄園寄所寄卷六從而轉采之而首尾不完漏遺尚多此外諸人殆皆未見此碑吳江潘氏國史考異根據實錄最為精審為治明史者首當尊崇今舉全錄以證似亦未見此碑郎瑛七修類稿載有一碑云得於先輩大臣家為太祖御製集中所缺持以相校文句亦有異同此碑

之可貴。在據事實書無稍隱匿。方諸清代天女朱果種種詭說。直霄壤矣。碑云吾朱氏本宗出自金陵句容地名朱家巷坐落通德鄉。上世以來咸勤服農桑。世次漫不可考。今謹缺之。自五世仲八公娶於陳氏。生男三人。長六二公。次十一公。其季百六公。是為高祖考。娶胡氏。生子二。長四五公。次四九公。即曾祖考。娶侯氏。生子曰初一公。初二公。初五公。初十公。凡四人。初一公即祖考。娶王氏。有子二。長五一公。次五四公。即先考也。先考諱世珍。在元籍淘金戶。金非句容所產。恆市他方以作歲賦。以此困於役。遂棄田廬。携二子。遷泗州盱眙縣。時先伯考十有二歲。先考才八歲也。先祖營家泗州。旋置田產。及卒。家道日替。由是

五一公遷居濠州鍾離縣其後先考因至鍾離同居先伯考洎

先考性皆淳良務本積德與人無爭終身無遠言忤色鄉里咸

稱為世長先伯考娶劉氏生子四重一公重二公重三公皆生

於盱眙次重五公生於鍾離先考娶泗州陳氏是為先妣有子

四長重四公生於盱眙次重六公重七公皆生於五河□□按

即明太祖名其季也遷鍾離後戊辰年生先伯考有孫六人兵

興以來相繼浸沒先兄重四公有子曰文正今為都督重六重

七皆無後曩者父母因□□幼多病恐不育捨入皇覺寺歲甲

申父母長兄不幸罹疫沒次兄守家三兄出贅於劉以求口食

□□則託迹緇流稍得存活予年二十四歲時天下大亂諸兄

又皆亡喪。此時淮兵大起，掠人入行伍，乃為集義旅。以法部鞫
兵力漸強盛，因取滁和託足。龍鳳二年，按樂城韓林兒詐稱宋

徽宗之後，建國稱宋，自稱小明王。建元曰龍鳳。率師渡江，駐兵

太平。因念先君嘗言世為朱家巷人，宗族俱存。平日每有鄉土
之思，乃即訪求故鄉宗族之所居，調兵取句容。明年克金陵而
朱家巷距城僅四十里，舉族父母兄弟四十餘人至。始得與之
叙長幼之禮，行親睦之道。吾宗由仲八公以上，既不可考。今自
仲八公高曾而下，皆家江左。歷世邱墓，皆在朱家巷。惟高祖塋
泗州。先考塋鍾離。此朱氏之原委也。□□既率師渡江，爰自太
平進規金陵，開府建臺之所，實乃鄉郡之地。連歲征伐，拓境吳

楚甌越方數千里。由是累膺顯爵。龍鳳九年三月十四日丙辰

降制。贈曾祖為資德大夫。淮南等處中書省左丞相。上護軍。司

空。吳國公。曾祖妣侯氏。吳國夫人。先祖考光祿大夫。江西等處

中書省右丞相。太尉。吳國公。先祖妣王氏。吳國夫人。先府君開

府儀同三司。錄軍國重事。平章右丞相。吳國公。先妣陳氏。吳國

夫人。以閏月十三日祇詣先壘。焚香告祭。遵舊典也。重念報本

者禮所厚宜。今勉建事功。匪由己能。實先世靈長之澤。垂衍後

昆。宜得推恩三代。並為上公。以遂為子孫者之志。書曰。作善降

之百祥。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先祖父積德累善。天地之報

茂於厥後。凡子孫當體祖父之心。循德行仁。以承其緒。於無窮

是吾之所望也。於是備書於石，以傳信將來。俾有所考焉。按此碑所贈之官，尚為太祖稱臣於韓林兒時受封吳公，而追尊其三代者。至太祖由吳王稱帝之後，更追尊其高祖為玄皇帝，曾祖為恆皇帝，祖曰裕皇帝，考曰淳皇帝，皆為後來之事。惟其秉龍鳳年正朔，奉命專征於小明王旗下之時，所為文詞儼然一純臣口吻。故於此文中絕不見有帝王之思想。蓋當時不獨陳張之勢與己頡頏，而胡元未滅，王保保、李思齊等之勢猶盛。陳友定、方國珍尚為元盡力。且劉福通之在韓林兒朝，此時聲望殆出太祖上。蓋劉嘗以偏師略山東、河北，並遣所部關先生破頭潘馮長、舅沙劉二王士誠等遠規晉冀，轉掠塞外，攻陷元之

上都焚其宮闕。復由所部白不信。大力教李喜喜等直趨關中。攻臨興。元鳳翔等府。威震隴蜀。太祖於時論勢固非其敵。然劉以殘暴好殺。卒失衆望。以致喪身。太祖遵養時晦。卒能勢力日充。混一中原。是其智勇較深。能獲衆謀。善得士死。有以致之。非偶然也。史稱太祖為陳友諒圍困金陵時。其臣下有主張走避。或導韓林兒為帝。以避禍者。乃為劉青山所拒。儼若太祖未嘗稱臣於韓林兒之朝。此實後來諱匿之事。與實相不合。觀於此碑。太祖固自承稱臣於韓林兒矣。誠以匹夫起自草野。固不能不有所憑藉。若此者。古今一揆。又何足諱。必欲諱之。適見其掩耳盜鈴之小智而已。何足貴乎。

明太祖軼事九十二則

曩客扶桑之神戶。見彼處圖書館有手抄本明秘史百餘種。其專言明太祖開創事實者。亦不下數十種。均為世俗所不經見者。因以暇日。擇其瑰奇可喜者。會最為一。其散見於正史者。沙汰之。其詞不雅馴者。潤飾之。亦歷史談中名貴之資料也。

泗州有楊家墩。墩下有窩。熙祖太祖之祖。追尊為裕皇帝者。嘗

卧其中。有二道士過。指卧處曰。若葬此。當出天子。其徒曰。以何為驗。曰。此地氣暖。試以枯枝栽之。十日必生葉。因呼熙祖起。曰。汝聞我言乎。熙祖佯聾。乃以枯枝插之。去。熙祖候之十日。果生葉。乃拔去。另以枯枝插之。二道士復來。其徒曰。葉何不生也。曰。

必此人拔去矣。熙祖不能隱。道士曰：但洩氣旁支傳矣。汝有福。沒當葬此。熙祖以語仁祖。太祖之父。追尊為淳皇帝者。後果葬此。葬後土自墮為墳。踰半歲。陳后孕太祖。

仁祖以賣腐為生。與皇覺寺鄰。生太祖之夕。鄰里中聞其屋角上霹靂一聲。啟戶視之。但見紅光屯聚。一鄉人無不驚駭。又寺僧高彬。於是夜夢仁祖屋上火發。煙燄沖天。空中見一人擎金椎而下。彬遂覺。至晨候仁祖未。欲語之。候久不至。過月餘。仁祖擔腐來寺。彬疑其有病。一見叩之。故曰：因我於某夜得一小兒。恐勿淨。故不敢來。彬遂告以夢。因稱此兒後必大貴。仁祖言貧賤人安敢望此。但得長成送為長老弟子。我願足矣。

太祖幼時。糾村中童子年相若者。聚為一羣。採盧葦結作宮室。朝夕至其所。南面坐。令眾小兒羅拜稱山呼。又於曠野營石為陣壘。排列行伍。習行軍之儀。識者謂其嚴肅。殆過於老将。

嘗為人牧牛。私殺小犢煮食之。將尾插入穴。誑主者曰。犢陷入地中矣。主者拽尾不能出。真以為陷也。

元末甲申歲。大疫。仁祖與后俱染疫死。太祖兄及姪又相繼亡。又值大饑。貧困無從得槨。太祖與仲兄謀。昇尸埋山谷中。行未抵所而縋絕。仲返。囑太祖守尸。忽風雨雷霆大至。太祖趨避樹下。比明。往視之。土裂。尸已陷。田主劉大秀異之。遂歸其地。今鳳陽皇陵是也。仁祖沒。家益無聊。太祖無所依。以幼嘗許從釋氏。

遂請於仲兄師事沙門高彬於里之皇覺寺。鄰嫗汪氏助為之禮。時九月乙巳也。

太祖在寺。嘗掃梵宇。以帚擊伽藍像。令縮足起。待我掃。即縮起尺餘。佛前燭為鼠傷。責伽藍不管事。書其背云。發去三千里外。充軍。伽藍夜托夢於主僧。乞赦。僧遂呼太祖。詰以實。答言有之。乃洗去字迹。至夜。僧復夢伽藍未謝。

太祖在寺為僧。值歲凶。主僧以歉收不能給衆。俾各還鄉。故皇陵碑記有云。朝望突煙而絰進。暮投孤廟以趨蹌。蓋紀實也。

劉伯溫見西湖五色雲起。知為天子氣。應在東南。微服以卦命風鑑游江湖間。密訪之。先之會稽王冕家。與之閒行竹林中。潛

令人放礮。晃聞響而驚。歎曰。膽怯。往海昌賈銘家。時新建聽事。甚精潔。故唾污之。銘出見。命拭去。歎曰。童小。遂往臨淮。見人人皆英雄直諒。即屠販者。氣宇亦異。買肉討饒。即大斫一爨。與之。算多。王侯貴人命。歎曰。天子必在此也。不然。何從龍者之眾耶。及見太祖。遂深相結納。許定大計。後仍以薦聘起者。明出處之正也。

太祖后馬氏。本宿州馬三女。三以忿爭殺人。恐有司捕之。移家定遠。及天下亂。乃挈妻子避兵他所。而以后託郭子興。後子興起兵。太祖往附焉。子興閱其單居。欲為之娶。其妻勸以馬女匹之。即孝慈皇后也。當是時。郭氏五男惡之。幽太祖於空室。絕其

食飲后陰以餅餌遺之一日煎餅釜中為忌者所聞遂納諸懷傷其膏及其貴也痕猶宛然

太祖被幽為子興所知斥其五男而釋之時諸軍四出多鹵獲獨太祖無有子興怒馬后密勾子興妻張氏婉轉且以棗脯薦子興子興置不問及洪武元年太祖即位册后既册謂羣臣曰昔光武受命嘗回思滹沱麥飯以勞馮異唐德長孫后以能周旋於隱太子構隙之間今皇后同朕起布衣閱歷憂患每不憚灼肌體恆執食食朕此不止麥飯也至郭氏猜嫌幾罹叵測后卒能多方彌縫以脫朕於難其與長孫之周旋險易何等語曰妻者齊也又曰家貧思賢妻非后德齊一安有今日其敢以富

貴忘貧賤哉。羣臣呼萬歲。既而語后。后曰。妾聞夫婦相保易。君臣相保難。陛下不忘妾。妾尤願陛下不忘羣臣百姓。

馬后善承人意。而知書精女紅。太祖每出軍。一切軍狀皆屬后。簿籍井井。雖踰時不少遺。暇即率諸校妻縫衣。納以供不給。

郭寘妃。臨淮郭山甫女也。山甫善相人。太祖游臨淮。過山甫家。山甫自外至。見之。大驚。爭呼內治饌。治畢。夫婦奉匕箸侍飲。笑語甚歡。中酒。盪外戶。蹠曰。公非常人也。吾嘗言鍾離有王者氣。當在公矣。太祖去。山甫謂諸子。若曹皆田舍郎耳。而有封侯之相。吾初疑之。今始知以是也。乃遣其二子從龍渡江。而親飾妃。納乙室。侍馬后行間。洪武三年。封寘妃。馬后崩。妃攝六宮事。稱

甯皇妃

太祖在滁嘗濯手於柏子潭有五蛇來就之因祝曰如天命在予汝其永附焉一日戰畢羣坐地上蛇忽蜿蜒其側太祖乃掩以兜鍪頃復報戰亟戴之往是日手及甚衆軍法戰勝必祭甲冑衆推太祖功居多乃置其兜鍪於前甫進酒忽霹靂大震白龍天矯自兜鍪中出挾雷火光騰空而去自是諸將無不畏服者

太祖初渡江至采石駐薛嫗家饑甚坐穀礮架上問嫗此何物對曰礮林烹線雞為食問何肉曰鐵雞飯以大麥曰仁飯太祖默喜蓋龍林登基人犯皆非凡語也天下既定召嫗賞之至今

有薛家窪云。

和州城隍廟額曰勅封承天鑒國司民靈護王。鄉老云：太祖渡江，神頗著異，故特賜封號。其封誥文云：帝王受天明命，行政教於天下，必有生聖之瑞，受命之符。此天示不言之妙，而人見聞所及者也。神司淑慝，為天降祥，亦必受天之命。所謂明有禮樂，幽有鬼神，天理人心，其致一也。朕君四方，雖明智弗類，代天理物之道，實罄於衷，思應天命，此神所鑒，而簡在帝心者。曠此名城，雄列江右，王師戾止，屢獲神功，非神相之，何以臻此。此必有超出於高城深池之外者。宜封曰承天鑒國司民靈護王。靈則威加於顯著，護則福及於保綏。此固神之德，而亦天之命也。司

於我民。鑿於我國。享茲明祀。悠久無疆。王者施行。洪武二年正月。日又頒降神像。聖旨可封云云。王冕服九旒九章青衣。緋裳。緋蔽膝。緋白大帶。緋鞮履。聞今尚存云。

太祖嘗與漢主陳友諒戰於湖中。時乘白舟。漢主以赤龍船。厭勝。及戰。王師大捷。太祖教令以赤舟載俘囚。白舟載官胥。

太祖在軍中。喜閱經史。操筆成文。征漢。瀟湘賦詩云。馬渡溪頭。首蒼香。片雲片雨。渡瀟湘。東風吹醒英雄夢。不是咸陽是洛陽。漢主亦能詩。以太祖嚴禁。不許傳。

太祖微時。過剩柴村。已二日不食矣。行漸伶仃。至一所。乃人家。故園垣缺。樹凋。是兵火所戕者。太祖悲歎之。緩步周視。東北隅。

有一樹霜柿正熟。取食之。食十枚。便飽。又惆悵久之而去。乙未夏。拔采石。取太平道經於此。樹猶在。太祖指樹以往事語左右。因下馬。加之赤袍。曰。封爾為凌霜侯。

太祖初渡江時。潛行至太平府般若菴。因宿焉。僧異之。苦詢其爵里姓氏。乃索筆題詩曰。殺盡江南百萬兵。腰間寶劍血猶腥。山僧不識英雄漢。只管曉曉問姓名。後登極。聞詩已無有。命械僧至京。將殺之。僧曰。御製後僅有臣士師一偈在焉。問偈云何。即誦云。御筆題詩不敢留。留時生恐鬼神愁。故將法水輕輕洗。尚有龍光射斗牛。太祖笑而釋之。

太祖與徐達閒行買舟。以覘江南虛實。值歲除。舟人無肯應者。

有貧叟夫婦二人。舟尤小。忻然納之。登極後訪得之。無子。官其姪。并封其舟而朱之。故迄今江中渡船謂之漏江紅云。

太祖下徽州。卜兆於古城山汪公廟。獲第一籤。及得天下。命有司每歲正月十八日致祭。開銷錢糧。終明之世不絕。第一籤龕奉梁間。

太祖賜臣下御劄甚多。如中山王宋學士者。勿論。駐蹕徽州時。御書一劄。賜汪同云。庚子六月初三日。茶源關歇馬。偶遇萬宣城事理。軍民人等甚足。極得其當。重務出積糧儲。從其典便。勿使我多憂。遂間親書不備。寄書人朱某。樞密院判汪同閣下。同

子孫寶藏於家。學士程敏政題絕句云：午夜虹光燭斗寒，民間驚得御書看。當時未定君臣禮，想見高皇創業難。

太祖在軍，喜閱通鑑，為文則自成一格。嘗謂侍臣曰：朕本田家子，未嘗從師指授，然讀書成文，釋然自順，豈非天授乎？

太祖之初踐吳王位也，將屬皆草莽粗士，人人欲更試大位。徐中山陰奇太祖，乃謂諸將曰：天子豈可數更耶？遂止。常開平初，附劉聚，偶晝寢，夢一羽士語之曰：趨起，此處非爾所宜托也。爾主今至矣。長耳廣頤者是。既寤，適太祖至，於是遂相傾心，終身不貳。

張士誠被擒，面縛以見，俛首瞑目，踞坐甚不恭。太祖叱之曰：曷

視我。答曰。天日照爾。不照我。視爾何為。太祖以弓弦縊殺之。及見周伯琦遙伏於後。問為誰。對曰。前元江浙行省參政臣周伯琦。太祖曰。元君寄汝以心膺之責。乃資賊以為亂耶。伯琦惶恐不能答。士誠司徒呂伯昇先以國情輸敵。至是降。太祖以為佞臣。均命誅之。以示臣下。

張士誠據有江東。以弟士信為丞相。士信任用黃敬太。蔡彥文。葉德新三人。時姑蘇市井中童謠曰。丞相做事業。只憑黃葉葉。一夜西風來。乾癟至。是士誠被擒。太祖取三人劊其腸而懸之。至成枯臘。真乾癟矣。蓋三人皆機要重臣。而黷貨亂政。以致敗國喪家。太祖特惡焉。故極於此典。

初定金陵。欲更造大內。興事有期。思先觀其形勢。而不能大會其全。工部有一郎。請至夜以燈數萬。依宮殿門牆形勢列之。太祖從其議。御覆舟山望之。燿燿縱橫。盡得其概。是郎遂超擢三級。

又命劉誠意相地。築前湖為正殿基。業已植樁水中。太祖嫌其逼。少徙於後。誠意見之。默然問之。對曰。如此亦好。但後不免遷都之舉。一說。太祖初建大內。與誠意相度基宇。所定奉天殿基。乃在水中。以木樁識之。太祖夜潛以金為圈。貫木而下。乃發木。移向東三尺。明日復與誠意相視。誠意驚曰。昨誤定正穴。乃尚在。西三尺。命更下樁。正入金圈中。太祖曰。在東則當何如。答曰。

恐後世不得本宗嗣位耳。太祖曰：他姓乎？旁支乎？答曰：旁支也。曰：若是亦吾子孫耳。竟用東穴。

金陵城告完。太祖與誠意視之。曰：城高若此，誰能踰之？誠意曰：除非燕子能飛入耳。其意蓋謂燕王也。太祖又問誠意：國祚短長？誠意曰：國祚悠久。萬子萬孫方盡。後泰昌萬曆子。天啟崇禎。宏光皆萬曆孫也。果符其讖。

太祖觀金陵山川形勢，皆內輔。惟牛首山外向，乃特定其罪。杖之百下。發令太平府編置。後牛首稅絲獨隸太平。收納鍾山西。南一岡，勢若飛走。每視即與舊形不同。乃用銅釘數丈埋山中。築於城下。曰：以城為索綯，以繫之。

太祖於後湖中築一臺。以藏天下兵冊。避火災也。築屢瀆。乃命曩所誅觸髅為基。臺即就。

徐中山追元順帝。將及之。忽傳令班師。常遇春不解其意。大怒。馳歸以告。曰：達反矣。兵及元帝而已之心。叵測也。中山度遇春歸必有變。乃留兵鎮北平。而自引軍歸。駐舟江浦。仗劍入謁。時太祖方盛怒。預戒閹吏曰：達入。慎毋縱之。達既入。良久未見。表有變。乃拔劍斬閹吏奪關而出。太祖因使人赦其罪。令內謁。達不允。太祖不得已。自幸舟中視之。達因進言曰：達脫有異圖。不在此。今日。今雖已晚。然我臨江鞠旅。亦能撫有江淮。顧勿為耳。且我之不擒元帝。亦籌之熟矣。彼雖微也。亦嘗南面御中國。我執

之歸。汝何以處之。天命歸爾。已知之矣。顧達何人。敢以自外。常遇春侍側。以目左右視。君不屑中山者。太祖斥之。與中山結誓而去。

李文忠等兵至應昌。元主前一月已殂。其太子愛猷職里達臘。僅以數騎北奔。乃獲其皇太孫買的里八剌。及其后妃寶冊等物。悉送京師。捷至。中書省上言。宜獻俘太廟。太祖手批之曰。是祖嘗君天下者。有所不忍。止令其具本族服見。至之日。太祖服皮弁。御奉天殿。百官具朝服侍班。侍儀使引見。行五拜禮。見皇太子。行四拜禮。后妃朝坤寧宮。命婦具冠服侍班。禮畢。賜以中國冠服。并賜第宅及廩餼。封買的里八剌為崇禮侯。太祖自為

誥曰。昔帝王之有天下。必封前代子孫。使作賓王家。其未尚矣。元失其馭。四海紛爭。朕以武功。削平羣雄。混一區宇。為天下主。而買的里八剌實為元之宗孫。比者遣將北征。爾祖已殂。既克。應昌。爾乃未歸。朕念帝王之後。爰稽古制。錫以侯封。爾其夙夜。恭慎。稱朕優禮之意。太祖以元主不戰而奔。克順天命。今殂。特諡曰順帝。且以其后妃不能耐暑。况北狄。但知食肉飲酪。勅中書省臣。務使其飲食居第適宜。若其欲歸。當遣還沙漠。嗚呼。以視元世祖之逼宋。幼主於鯨波。復聽番僧之言。發宋列帝陵寢。掘取財寶。何其遠哉。何其幸哉。於此一端。使太祖不君天下。不得也。

元滅其臣擁兵不降者。惟擴廓帖木兒。即王保保也。太祖嘗獲其家屬。厚恩以招徠。終不至。一日大會諸將。問曰。今我朝孰為好男子。或對曰。常遇春領兵不過十萬。所向克捷。此好男子也。太祖曰。未若王保保。斯所謂好男子也。

洪武初。欲於南京獅子山巔作閱江樓。樓未造。先令儒臣作記。即日文成。太祖覽之曰。乏人矣。昔唐太宗繁工役。好戰鬪。宮人徐充容猶上疏曰。地廣非久安之道。人勞乃易亂之源。東戍遼海。西役崑邱。誠未可也。今所答皆順其欲。則唐婦人過。今儒者又曰。昔與君同遊者。皆和而不同。今與我遊者。皆同而不和。樓竟不作。乃試作記者耳。

翰林供奉唐肅有應制賦海東青一絕云雪翮能追萬里風坐
令狐兔草間空詞臣不敢忘規諫卻憶當時魏鄭公自記云是
日上御奉天門外西鷹房觀海東青翰林學士宋濂因諫曰禽
荒古所戒上曰朕聊玩之耳不甚好也濂曰亦當防微杜漸上
遂起

唐肅初以失朝免官歸鄉里太祖重其才再召入嘗命侍膳食
訖供筋致敬太祖問曰此何禮也對曰臣少習俗禮太祖怒曰
俗禮可施諸天子乎罪坐不敬謫戍濠州

太祖之封十王也親草冊文適李韓公北征唐之淳在軍中為
草露布太祖讀其文嘉之問草者為誰韓公以之淳對太祖令

飛騎召之。使者不喻旨。械繫之。之淳以父肅得罪。悚慄不自保。至京師。過其姑之門。告使者止。索其姑出。泣曰。善為我斂尸。姑乃大慟。行至東華門。門已閉。守者曰。有旨。令以布裹。從屋上遞入。纍纍傳易。數遞。始至便殿。膏燈輝煌。太祖上坐閱書。之淳叩頭庭下。太祖問曰。北征露布。是汝草耶。對曰。臣昧死草之。良久。中侍以短几安之。淳前。旁列燭。太祖令膝坐。以封王冊文一篇授之。曰。少為潤飾之。之淳叩頭曰。臣萬死不敢當。太祖曰。即不敢。姑旁注之。之淳如命。太祖令中侍續續報完畢。乃上之。遙望燭影下。太祖微有笑容。次第下。凡十篇。悉定之。每奏。輒嘉悅。奏畢。夜未央。諭令明日朝謁。復如前遞出。至姑家。姑尚守門。見之。

淳相慶幸。為具酒食沐具。及旦。廷謁。問曰。汝世官否。對曰。臣父翰林供奉唐肅。即日命嗣父官。至建文初。拜翰林侍讀。與方正學俱領修書事。肅則自是未起。

吾邑桂彥良。為太子正字。太祖一日問好善嫉惡之要。對曰。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人君當以至公無私為好惡。太祖喜曰。聖人之言。允以切。又曰。朕每心火炎上。喜怒不常。何也。曰。損以懲忿窒慾。又郊祀文有予我字。太祖怒。將罪主者。彥良進曰。湯祀天。曰。予小子履。武祭天。曰。我將我享。儒生泥古不通。致煩譴訶。因遂得釋。

太祖念劉大秀施地為陵之惠。及定天下。封為義惠侯。又感汪

嫗之意。勅授世官。命其子從事郎署兼護衛皇陵之職。

太祖始與諸儒臣議修玉牒。祖朱文公。一日見徽州有姓朱者。為典史。問果文公後乎。其人對非也。於是頓悟。竟卻衆議。

蘇人范文從。仲淹之嫡派也。洪武中拜御史。忤旨下獄論死。太祖視獄案。所書姓名籍貫。遽呼問曰。汝非范文正後人乎。對曰。臣仲淹十二世孫也。太祖默然。即命左右取帛五方來。御筆大書。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二句。賜之。面諭免汝五次死。人感太祖之仁。而歎賢者遺澤之遠。

太祖建國學。乃製秀才監生之衣。中既成。太祖親服而試之。問馬后曰。汝謂我何所似耶。后笑答曰。似一個老官也。故終明之

世監中卑隸稱監生為老官。

太祖一日問劉誠意曰。我朝文章何人為首。誠意對當以宋濂為第一。又問其次。曰。其次則臣不敢多讓。

洪武六年。太祖讀吳縣令所上賀正旦表。駢四儷六。不盡明其指。特旨斥之。戒自後勿尚浮文。并命儒臣擇唐宋名儒表箋。可為程式者。既而選定韓愈賀雨表。柳宗元代柳公綽謝表。以進。太祖命中書省臣錄二表。并依式另行新撰。四時令節及祥瑞賀表六十四篇。命曰大明表式。頒諸天下。

有嘉興王某貽書其子。太祖偶見之。喜其善於教子。下詔獎勵。之。詔曰。御史臺管勾宇文桂。因事被問。囊中所藏書信百封。悉

是浙中儒吏獎諭之言。亦有私託求進者。於百封書中。得一善

教其子者。浙右癸卯科舉人王軫之。父家書。意望管勾。宇文桂

轉達平涼子之伍所。伍。起任字之誤。書未發。朕偶獲見之。言語

諄切。教以忠孝。薄俗中有善於為父者如此。其令中書遣人齎

朕詔諭往詣其家。賜以白金百兩。附子五枚。川椒五斤。絹十匹。

以旌其賢。其家書世人希見。今錄於此。書云。自舊年十一月二

日南潯別後。至今年凡四得書。鎮江高郵寧陵鄭州者。餘一書。

不知寄何人。必浮沈矣。三月十一日。女兄會呆至。剛于德清書

中簡略。不知從者及同游俱無恙否。且言歲中可至任。不知果

然乎。本家德清之役。已辦兩團黃冊。里長及歸安甲長。皆不擾

而辦。里長不赴京倉。此甚良法也。正擬安靖幾日。十二月間。本縣又定新市弓兵。分管十二都。但辦什長勾捉軍人。至今不得安息。所費亦不少也。家中上下俱無事。倘欲挈家。雖在彼稍安。詳度可否。然後來取。恐川途迢遞。或轉徙不常。跋涉勞頓。我今稀年。又一老景侵尋。倘或朝廷容侍親。則上章乞退。父子相見。以盡餘年。若究轉仕途。相見無日矣。人說有分俸之例。不審有否。如得分祿以養。亦足為榮。若彼處關支。則不必也。凡事必須清以潔己。廉以自守。食貧處儉。士者之常。慎勿以富貴為念。古人云。貧乏不能存。此亦好消息。正當以此言為受用也。治民以仁。應為心。報國以忠。勤為本。處己當以謙敬。學業更須勉力。暇

日即以性理之書及羣經留玩。自然所思無邪。更須熟讀新律。自然守法不惑。飲酒當以康節先生為法。不可縱恣。忠定之事。律許可行。否則不可干其紀也。此後倘有的便。可買附子一二枚。川椒一二升。起稅而來。餘物非所覲也。臨川奴世生。俱無疾。但諸子未出。瘡疹為憂耳。浙西米價極廉。白者一分一升。可見太平之時矣。道路遠隔。作書不能詳。洪武月日。書付男軫見。五倫書。

南京文武各衙門。俱有牌匾。直書衙門之名。惟翰林院三字橫列。而兵部獨無匾。蓋本有匾。一夕。太祖微行兵部前。守門者方鼾睡。遂撤去其匾。明日。巡風官吏俱被誅。而牌匾亦永不復揭。

又至吏部。兩過而兩被所覺。竟除巡風官吏。

南京國子監內號房。皆無門限。而成賢門門字無鉤。太祖謂秀才須出用。不宜限隔。故門皆去限。且怒詹孟舉書門字有鉤。即以粉塗鉤畫。

一日。至國子監。有廚人進茶。偶稱旨。詔賜冠帶。有老生負獨吟云。十載寒窗下。何如一盞茶。太祖過窗外。適聞之。應聲云。他才不如你。你命不如他。

他日。又過國子監。監生某入酒坊。太祖揖而問曰。先生亦過酒家飲乎。對曰。旅次草草。聊寄食耳。太祖因與同入。時酒客滿座。惟供司土神几尚空。太祖携之於地曰。神姑讓我坐。乃與生對。

生問其鄉里曰某四川重慶府人也太祖因屬詞曰千里為重
重水重山重慶府生應聲曰一人成大邦大國大明君太祖
入舉嬰几小木命生賦詩因喻己意其詩曰寸木元從斧削成
每於低處立功名他時若得臺端用要向人間治不平太祖心
喜因探錢償酒家揖而去生不知其為天子也明日忽移名召
生入謁生茫然自失既至太祖笑曰秀才憶昨與天子對席乎
生惶恐謝罪太祖又曰汝欲登臺端乎遂命除為按察使秣陵
民家至今供司土神於地本此

太祖微行夜過村落中口吟云微微細雨灑修竹拂拂輕風颺
落花忽見一老人云天下車書今一統五雲深處帝王家太祖

召見曰。昨聞汝詩。深見忠愛。汝欲官乎。曰。不願。曰。有子乎。曰。無子。引入內庫。命其恣取。老人遂取一金。曰。畢老足矣。

攸人彭友信。貢至京。太祖微行。遇之。太祖口占虹霓詩二句云。

誰抱青紅棉兩條。和雲和雨繫天腰。命續之。友信應聲曰。玉皇

昨日鑾輿出。萬里長虹駕彩橋。太祖大悅。問其籍。命翌晨候於

竹橋。同入朝。友信如其言。候久。勿至。遂入。而失朝。太祖召至殿

前。問故。具以實對。太祖曰。此秀才有學有行。命為北平布政使

司。

江陰焦某者。太祖故人也。思見之。屢命不起。太祖使人搜索之。

一日。焦忽荷雞酒。由御街直入。太祖喜其至。輒命以其物付光

祿治具相飲甚歡。已而出金銀角三帶。命其自拾以官之。焦取角授以千戶。數日。逕出高橋門。掛冠帶於桑樹而歸。人比之嚴子陵焉。

梅梢者。太祖鏖戰鄱陽湖時。御舟黃帽也。吳人謂舟子為梢子。其人梅姓。故云。時太祖御舵樓。偽漢有舉流矢相向者。梅梢急撤御座。甫倒於舟中。而流矢及矣。登極後。大封已畢。獨不及梢。時梢目已失明。候郊天駕回。令其孫扶之路旁。大呼曰。皇帝忘梅梢乎。太祖大驚。即日厚加錫予。以其孫尚公主。

太常博士顧祿。字謹中。善詩歌。有過鄱陽湖詩。其一聯云。放歌今日容豪客。破敵當年想至尊。聞入禁中。太祖命盡進其作。一

日。近臣入便殿。見太祖所常御之處。有祿詩數帙。蓋深喜之。太祖嘗游一廢寺。戈戟外衛。而內無一僧。壁間畫一布袋僧。墨痕猶新。旁題偈云。大千世界浩茫茫。收拾都將一袋藏。畢竟有收還有散。放寬些子也何妨。蓋太祖為政尚嚴猛。所以以此諷之。亟命索其人。竟不得。

太祖行京城中。聞一老媪密呼之為老頭兒。因大怒。至徐太傅家。繞室而行。沈思不已。時太傅他往。夫人震駭。恐有他虞。皇恐再拜曰。得非妾夫達開罪陛下耶。太祖曰。非也。媪勿以為念。亟傳令召五城兵馬司總諸軍至。曰。張士誠小竊江東。吳民至今呼為張王。今朕為天子。而此邦居民呼朕為老頭兒。何也。即命

籍沒民家甚衆

太祖始造欽不就一夕夢神告當用秀才心肝為之寤思之不得馬后曰士子苦心文業其文課即心肝也太祖曰善因命太學積課簿搗而為之果成

太祖視朝若舉帶當胸則是日誅戮益寡若按而下之則傾朝無人色矣中涓常以此察其喜怒云

太祖勤於庶政每臨食匕筋屢廢思得一事即以片紙書之綴於裳衣或得數事則纍然滿身若懸鶉焉臨朝則一一行之

太祖幸內廷見宮人遺絲綺些微在地召諸姬至計其蠶繅徵稅諸費而責之令後有不悛者斬

代王之母邳人也。先是太祖嘗戰敗而奔投王母家。王母曰：汝朱某耶？人言汝當為天子也。因留之宿。及旦辭去。王母曰：我後有娠，何如？太祖乃貽蔽梳為質。王母亦以匣中裝贈行。後果娠及太祖即位，子且長矣。王母携子及質物上謁。太祖令工部營第宅居之，不令入宮。及代府既成，遂分封焉。故王得終養其母，踰於常制。

馬后足最大。太祖嘗戲之曰：焉有婦人足大如此而貴為皇后乎？后即答曰：若無此足，安能鎮定得天下。

上元夜，都城張燈。太祖微行，至聚寶門外。時民間好以隱語相猜為戲。見一家燈上畫一大足婦人，懷西衣而坐。眾譁然笑。太

祖喻其指。謂淮西婦人好大腳也。甚銜之。明日乃剽除一家九族三百餘名。鄰里俱發遣充軍。蓋馬后祖貫淮西也。

太祖飲膳必馬后親調以進。以防閑隱微。一日羹微寒。太祖怒。舉椀擲之。羹汚狼藉。后耳畔微有傷。淋血不止。后執羹重進。顏色自若。

太祖有妃碩氏。高麗人。貌眇麗。而性慧敏。太祖命從宋學士濂學詩。金針得度。為五七言。有王孟法。太祖殊愛之。一夕幸妃所。正卸粧。粉容與紅燭輝映。愈增嬌媚。太祖悅甚。索筆賦麗人行。命妃付裝潢。張諸中壁。每年增脂粉費銀三千兩。綵段千匹。

洪武十年。宋學士濂年老乞歸。太祖親餞之。勅其孫慎輔行。濂

頓首辭。且要曰：臣性命未畢蓬土，請歲覲陛階。既歸，每就太祖慶節，稱賀如約。太祖春念舊臣，亦戀戀多深情。十三年，失朝。太祖召其子中書舍人璩。璩序班，慎問之。對曰：不幸有旦夕之憂，惟陛下哀矜赦其罪。太祖密使人瞰之，無恙。大怒，下璩慎獄。詔御史就誅濂，沒其家。先是，濂嘗授太子及諸王經。太子於是泣諫曰：臣愚戇，無他師。幸陛下哀矜貸其死。太祖怒曰：俟汝為天子而宥之。太子惶懼，不知所出。遂赴溺。左右救得免。太祖且喜且罵曰：癡兒子，我殺人，何預汝乎？因徧錄救溺者，凡衣履濡水者，擢三級。解衣履者，皆斬之。曰：太子溺，俟汝解衣而救之乎？乃赦濂死，而更令入謁。然其怒率未解也。會與后食，后具齋素，問

其故對曰。妾聞宋先生坐罪。薄為作福佑之。太祖艷然怒。投筋而起。濂至。令無相見。謫茂州。而竟殺。疎慎。

洪武十一年。元幼主殂。六月。詔部省國學文吏。擬祭文以獻。先是。星變。詔求直言。蘇氏錢甦。具封事。謁丞相。不拜。旁或趨之。甦曰。豈有未拜天子。而先拜丞相乎。竟不拜。太祖覽其奏。詔甦於中書省試事。丞相令校簿後湖。至是。甦聞詔。乃為文以獻。辭當太祖意。即召見。曰。錢甦。乃者何在。對曰。臣校簿後湖。太祖悟。曰。丞相憾汝耶。即欲官之。甦謝病歸。太祖許之。曰。為我道諸郡縣。入南向坐。口諭曰。皇帝勅爾善闢田里。養老卹孤。無忘軍旅。簡在帝心。欽哉。勿替。甦稽首陞辭。如句容。句容令禮之薄。如丹陽。

丹陽令待之甚恭。甄密上其事。太祖嘉其緝密。報之曰。朕命也。命禮而將之。因怒句容。令召而罪之。由是郡縣望風尊禮。還至家而卒。

洪武十三年五月四日。雷震謹身殿。太祖親見火炎自空中下。乃再拜曰。上帝赦臣。臣赦天下。或云。雷火繞身。追太祖。蓋其時刑網太密云。

馬后既薨。臨葬日。大風雷雨電。太祖甚不樂。召僧宗泐至。曰。太后將就窀穸。汝其宣偈。泐應聲曰。雨落天垂淚。雷鳴地舉哀。西方諸佛子。同迎馬如來。宣已。太祖大悅。頃忽朗霽。遂啟輶。詔賜泐白金百兩。

太祖嘗為漢兵所逐。馬后負之而逃。太子私繪為圖。及后薨。太祖悽慘不樂。愈肆誅戮。太子諫曰。陛下過於殺戮。恐有傷和氣。太祖默然。明日。以棘杖置地。命太子持。太子難之。太祖曰。汝勿能。我將琢磨光澤。以遺汝。今所誅者。皆天下之險人。猶荆棘刺之。能觸手也。除以遺汝。福莫大焉。太子頓首曰。上有堯舜之君。則下有堯舜之民。太祖怒。即以所坐榻擲之。太子走。太祖追之。太子探懷中所繪圖遺諸地。太祖展視之。大慟而止。太祖以太子性仁柔不振。一日。令人載尸骨滿輦。過其前。激之。太子不勝慘感。撫掌曰。善哉。善哉。

貴妃某氏薨。詔太子服齊衰杖期。太子曰。禮。惟士為庶母服。總。

大夫以上。為庶母則無服。又公子為其母練冠麻衣深緣。既葬除之。蓋諸侯絕期喪。諸侯之庶子。雖為其母亦壓於父。不得申其私。然則諸侯之庶子尚不為庶母服。而況於天子之嗣乎。太祖大怒。以劍擊之。太子趨出。曰。大杖則走。翰林正字桂彥良諫。太子曰。禮可緩。君父之命不可違也。嫌隙由是生矣。太子感悟。遂齋衰見太祖謝罪。太祖怒始釋。

獄有疑囚。太祖欲殺之。太子爭不可。御史袁凱侍。太祖顧謂凱曰。朕欲刑之。而東宮欲釋之。孰是。凱頓首進曰。陛下欲殺之法之正也。太子欲宥之心之仁也。太祖怒。以為凱持兩端。下之獄。凱三日不食。太祖使人婉勸。已而宥之。每臨朝見凱。輒曰。是持

兩端者。一日命題畫虎詩曰。畫得花斑斑。只是難相聚。惟有父子情。相親復相顧。太祖雖知其意在諷刺。然惜其才。不忍加罪。後因雷震田父題於長安門曰。雷哥哥。近前來。我和你說箇緣由。耕田田父與你有甚怨讐。怎麼不揀一個大得人憎的。與他一箇辣手。太祖見之。批其後曰。袁凱這廝。放縱不才。打他四十為民當差。遂放歸田里。凱歸以鐵索鎖項。自毀形骸。太祖每念之曰。東海走卻大鰻鯉。何處尋得。遣使至其家。起為本郡儒學教授。鄉飲為大賓。凱矐目熟視使者。唱月兒高一曲。使者復命以為凱誠瘋矣。遂置之。初。凱既以疾歸。使家人炒麪攪紅糖。從竹筒出之。狀類犬豕所下。潛布於籬根水涯。凱自匍匐往取食。

之。太祖使人覘知。以為食不潔矣。不以為羞。已而聞太祖晏駕。凱始出理髮。有從此一梳梳得去之句。凱字景文。別號海叟。有海叟集行世。為明初雲間詩人之冠。

洪武二十五年。下度僧令。天下沙彌至者三千餘人。中有冒名

代請者。太祖大怒。命錦衣衛盡戮之。吳僧永隆。嘗居蘇之尹山

寺。請焚身救眾。太祖允之。勅中官以武士衛其龕。至雨花臺。出

龕。望闕拜辭。人龕書偈一首。又取香一瓣。上書風調雨順四字。

語中侍曰。煩語陛下。若遇旱。以此香祈雨。必驗。乃秉炬自焚。骸

骨不倒。異香逼人。乃宥三千人。誅。時大旱。命以所遺香。至天禧

寺。禱雨。至夜。雨大降。太祖喜曰。此真神僧。永隆雨也。為製落魄

僧詩以美之。

太祖恨游方僧道及不守清規之僧道特甚。洪武二十五年降勅。凡火居道士。許人扶詐銀三十兩。鈔五十錠。如無打死勿論。和尚有妻者。諸人得攢毆之。更索其鈔五十錠。無鈔毆死勿論。今天下各寺觀門口刊碑立石。

太祖尤惡無賴為無益之舉。洪武二十六年聖旨。學唱的割了舌頭。下碁打雙陸的斷手腕。蹴圓者卸腳。蹴圓。古之蹴踘。今之足球也。

有儒衣數人講孟子。以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膠鬲為六人。太祖曰。微子。王子。箕子。所封爵與國也。微仲。比干。膠鬲。是人名。

衆皆歎服。

按太祖所說亦未允當為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

膠鬲共五人。王子干封於比。故曰比干耳。

太祖誅藍玉籍其家。隻字往來皆連罪。孫蕡與玉題一畫。故殺之。臨刑口占云。鼙鼓三聲近。西山日又斜。黃泉無客舍。今夜宿誰家。太祖問監殺指揮蕡死時何語。以此詩對。太祖怒曰。有此好詩。何不早奏。竟殺指揮。

太祖閔常遇春無嗣。賜二宮女。妻悍不敢御。晨起捧盃水盥櫛。遇春曰。好白手。遂入朝去。回內出一紅盒。啟之。乃斷宮人手也。遇春驚憂。後入朝。儀度錯愕。太祖再三詰問。遇春懼吐其實。且叩首曰。蒙陛下賜二宮女。今若此。有辜聖恩。死莫贖。故連日驚。

憂太祖大笑。召遇春入宮飲酒。命力士肢解其妻。曰：悍婦之內。遇春驚成癲癩。又有無嗣功臣。面奏太祖求養子。太祖曰：你們悍妻平日酷妬。絕我功臣後嗣。可着禮部各給木碗一隻。拄杖一條。召功臣門求乞作樣。

李秉正犯罪免歸。鬻其四歲女為資。太祖命腐之。以為不父者戒。

李淑通。名泰。鹿邑人。洪武末。為詹事府通事舍人。云太祖恆誦唐人李山甫上元懷古詩。吟哦不絕。且大書置屏間。其詩曰：南朝天子愛風流。盡守江山不到頭。總為戰爭收拾得。卻因歌舞破除休。堯將道德終無敵。秦把金湯可自由。試問繁華何處在。

雨花煙草石城秋。嗚呼。安不忘危。天下寧有不致太平哉。

太祖狩以鍾山為陵。欲并取靈谷寺。禱於寶公。撤籤。其詞曰。世

間萬物各有主。一釐一毫君莫取。英雄豪傑自天生也。須步步

循規矩。因是靈谷寺獨存。

徐中山王達病疽疾篤。太祖數往視之。大集醫徒治療。日久病

少瘥。太祖忽賜膳。徐對使者流涕而食之。密令諸醫逃去。未幾

告薨。亟以上聞。太祖達跣擔紙錢道哭至第。命收斬醫徒。夫人

大哭出拜。太祖慰之曰。嫂勿為後慮。有朕在。因周後事而去。

太祖多疑。常慮人侮己。既頒大明表式。而未盡周密。羣臣不敷

摹倣。故觸罪者尤多。杭州教授徐一夔嘗作賀表。上其詞有云。

光天之下。又云天生聖人。為世作則。太祖覽之。大怒曰。腐儒乃如是。侮朕耶。生者僧也。以我從釋氏也。則字近賊。光則摩頂之謂矣。罪坐不敬。命收斬之。禮臣大懼。因上請曰。愚懵不知忌諱。乞御定應諱文字。頒布天下。永為遵守。太祖因書四百餘字。刊版通諭。

太祖嘗下詔。免江南諸郡稅。秋復稅之。正言周衡進曰。陛下有詔。已蠲秋稅。天下幸甚。今復徵之。是示天下以不信也。太祖曰。然。未幾。衡告歸省假。衡無錫人。去京畿甚近。與太祖刻六日。復朝。參衡至七日。始入朝。太祖怒曰。朕不信於天下。汝不信於天子。遂命棄市。

太祖游食四方時嘗露宿中野作詩自述云天為羅帳地為氈
日月星辰伴我眠。鞠躬不敢高伸脚。恐踏山河社稷穿。又詠曰
一首云東頭日上光始出。逐盡殘星并殘月。驀然一轉麗中天。
萬國山河皆照着。又詠蝌蚪云池上看蝌蚪。分明古篆文。命長
史桂彥良續之。應聲曰。惟應藏水底。秦火不能焚。可稱敏絕。
陶安知饒州。太祖賜以詩曰。匡廬巖穴甚幽深。水怪無端彭蠡
盈。鯉魚因韓去遠岸。陶安鄙陽一理明。未幾以為翰林學士。賜
以門對曰。國朝謀略無雙士。翰苑文章第一家。後又以為江西
參政。終於任。太祖親製文遣使祭之。其蒙被寵眷始終不衰。如
此。視諸宋潛溪。其幸與不幸。相去遠矣。

太祖嘗命都督僉事楊文慶征南。賜以詩云：大將南征膽氣豪，
腰懸秋水呂虔刀。雷鳴甲冑乾淨風，動旌旗日月高。世上麒麟
終有種，穴中螻蟻竟何逃。名標銅柱歸來日，庭院春深聽伯勞。
氣象豪雄而音律和逸，酷似盛唐人格局。

太祖嘗有佳句云：烏啼紅樹裏，人在翠微中。天下誦之。

明初嘗征倭國。倭遣使哈哩嘛哈以表來。太祖遂罷征。問哈以
倭國風俗如何。哈以詩答曰：國比中原國，人如上古人。衣冠唐
制度，禮樂漢君臣。銀甕焙新酒，金刀膾錦鱗。年年三二月，桃李
一般春。

虞山錢牧齋列朝詩集乾集之上。聖製有太祖詩二十八首。牧

齋云。太祖高皇帝御製文集。共五卷。按四庫全書本。有二十卷。

吾友上海南洋中學校長王培孫先生藏有一部。卷數與四庫

本同。然遺漏尚多。如神鳳操等。皆未收入也。翰林學士樂韶鳳

宋濂編錄。濂之言曰。臣侍帝前者十有五年。帝為文。或不喜書。

詔臣濂坐榻下。操觚受辭。終日之間。出經入史。袞袞千餘言。嘗

為濂賦醉學士歌。二奉御捧黃綾以進。揮翰如飛。須臾成。楚辭

一章。上聖神天縱。形諸篇翰。不待凝思而成。自然度越。今古誠

所謂天之文哉。解縉曰。臣縉少侍高皇帝。早暮載筆。墨楮以俟。

聖情尤喜為詩歌。睿思英發。雷轟電燭。玉音沛然。數十百言。一

息無滯。臣輒草書。連幅。筆不及成。點畫上進。才點定數韻而已。

或不更一字。故常喜誦古人鏗錡炳朗之作。尤惡寒酸呶嚶齷齪鄙陋。以為衰世之音。為不足觀。詩僧宗泐進所精思刻苦。以為得意之作。百餘篇。高皇一覽不竟。日盡和其韻。雄深潤偉。下視泐詩。大明之於燭火也。云云。今擇錄數首於此。往嘗錄有太祖之述祖德詩一首。累數百言。詳叙其自微時至登大寶事實。歷歷如繪。有為世德碑及鳳陽皇陵碑記所未及者。鳳陽皇陵碑。今尚存。惟碑文已漫漶不可讀。今徧檢舊稿。未曾獲得。大為悵然。神鳳操云。鈞天奏兮列丹墀。俄翩翩兮鳳凰儀。歛翱翔兮棲梧枝。彼觀德兮直為我辭。思親歌云。苑中高樹枝葉雲。上有慈烏乳雛勤。雛翎少乾。呼教飛。騰翔啞啞朝與昏。有時力及隨。

飛去有時不及枝內存。呼來呼去翎羽硬。萬里長風兩翼振。父
母雙飛緊相隨。雖知返哺天性真。吾思昔日微庶民。苦哉憔悴
堂上親。歔歔歔歔夢寐心不泯。人而不如鳥乎。將何伸。鍾山二
首云。遊山智盤旋。俯谷仰奇巔。松聲細入耳。雲生水石邊。敲竹
猿長嘯。臨厓視鹿眠。白鶴未天翅。玄羽衣裳鮮。采芝携桂子。任
意恣踰躐。野人溪外語。黃鶯嚀更便。山靜鳥歸疾。林深紫暮煙。
樵還漁罷釣。暢飲樂吾年。暑往鍾山阿。巖幽清興多。薰風自南
發。森松鳴絃歌。玄猿嘯白日。丹鳳巢桐柯。靈芝秀深谷。祥雲盛
嵯峨。牖隙觀天碧。天清似綠荷。迴聞樵采木。曲澗沿珠螺。鳥樂
山深邃。予歡顏亦和。野人逢問處。樂道正婆娑。橫杖風吹笛云。

西風落木綻黃花。牛背村童笛正佳。曾識倚樓人聽處。每聞吹
月鶴昇遐。蒼江一色渾秋意。紅葉初光襯晚華。冷露下天星斗
潤。煙波聲到是誰家。思老試壯云。因過雕鞍見馬肥。迎風振鬣
試霜蹄。試將舊日弓彎看。箭入弦來月樣齊。新雨水云。片雲風
駕雨飛來。頃刻凭看徧九垓。楹外近聆新水響。遙穹一碧見天
開。以上牧齋所錄。乃內府所藏并御製文集。其他稗官小說委
卷流傳之足資談助者。予已掇拾於前。趙甌北先生二十二史
劄記。謂太祖具聖賢豪傑盜賊之諸品性。可謂品評愜當矣。

梵天盧叢錄一

梵天盧叢錄

卷一

三

梵天廬叢錄二

慈谿柴 芎小梵

清憲宗八則

清憲宗在東宮時嘗命煅工鑄二劍成後光時出鞘不敢佩閣
置正大光明殿匾額中一日內監見二蛇騰躍殿中呼伴同入
視之則二劍同鞘矣視匾中劍已失所在惟一鞘而已乃重為
煅鍊用藥物厭之出爐愈為閃爍憲宗初不敢佩洎登極後乃
始佩之左右二柄如翼

黃魚大王者即青浦巨盜金子良也又名張興憲宗販綢緞至
蘇時過其地訪之大王適外出不過遇諸塗恂恂若好婦人女

子措詞亦不俗。邀憲宗至其家。宅宇不甚宏敞。而進謁者日以百計。大王命具治。甚豐盛。促坐歡飲。憲宗心異之。細詰邦族。終不言。翌日。大王赴友人飲。憲宗枯坐東廂。殊落寞。散步後堂。弓矢劍戟林立。並有人皮數張。大懼。亟趨而出。大王已醺然醉歸。遙見憲宗自堂隙出。便問適從何處來。憲宗漫應之曰。散步耳。大王怒以目。憲宗若為弗見也者。而過之。大王益怒。捉臂使不得前。酒氣薰人。憲宗不耐。力解不得脫。私念彼恂恂者。有力如虎。若是。則天下之以貌取人。失之于羽者。何限。時大王怒少解。捨之。但戒日後毋亂瞞。恐不利於君。未幾。衆次第獻俘來。大王屏憲宗於東廂。高扉而去。憲宗穴隙窺。則金帛等物。衆悉承以

首跪而進之。憲宗視甚晰。託故去。就近村人詢之。無敢言者。始知大王真盜魁也。登極後。江督范時繹密奏。大王日行劫於松河內。屢拿勿獲。憲宗左右已偵悉。謂大王暗入嘉湖毘連處。即密飭浙撫蔡仕舩就近捕之。尋於平湖乍浦掩獲。烏槍兇器等類。不可俵指計。憲宗以有一飯恩。特赦之。按黃魚大王有二。江省巨盜徐盛先亦有是稱。不知何所取義。

憲宗時。值承平日久。各省大吏。往往蓄養戲子。聊以自娛。憲宗知之。諭直省督提鎮。並道府以上等官。禁止蓄養。正風俗。省糜費。意甚善也。時陽奉陰違者。實居多數。惟山西統兵官馬覲伯。奉命後。即持家中樂人六十七名。悉令還家。據實奏聞。彼自以為

奉令承教。可幸無罪也。詎憲宗不加獎飾。反謂蓄養戲子。小過也。何必介意。惟戒鑿營權要。為第一要務。覲伯誤會其旨。後堂絲竹。依然招聚矣。

凡條陳摺奏。遇有跡涉嫌怨者。憲宗俱親行裁去。前後然後發。交九卿會議。其裁下之前後。仍與所發之件。暗編聯號。以備查考。此舉實有二利。一則竟作上諭發去。恐廷臣或存阿順之心。不無遷就依違。一則顯露姓名。恐於條陳之人。稍有不便。則生畏縮之心。而鉗口不言矣。此是憲宗宸衷獨到處。

怡親王病。四閱月不愈。憲宗自出金帛為齋醮祈禱。令六部大臣亦俱設醮。長夏赤日中。舍職務而奔走焉。憲宗一一認其名。

當時獻媚之臣。不憚再舉三舉。司香大僚。執爐日中。當拜表章。則長跪弗起。至有賄僧道數更端。以息膝力者。所拜章。必書副本。賂其家人。達王。憲宗幸其第。見而頷之。取筆點出一二麗語。自是爭募詞客。捉刀而寒士之長於駢詞者。聲價頓增十倍。辛亥夏。宮婢與太監吳守義。霍成伺憲宗熟睡。遽謀逆。以繩縊之。氣垂絕。張太醫聞變。急調峻藥下之。亥時下藥。丑時忽作聲。下紫血數升。遂能言。又數劑而愈。憲宗德張甚。賜賚甚厚。未幾張太醫得疾。曰。吾不起矣。曩者宮變。吾自分不救。必殺身。因此驚悸。非藥石所能療也。己而果卒。憲宗哭之慟。並賜輓詩。幕賓。即古之參軍記室。憲宗以各省督撫事繁。勢必延請幕僚。

特降諭。須擇歷練老成深信不疑之人。并將姓名具奏。如効力有年。果稱厥職。咨部議叙。其勤慎無過者。照銜職即用。徇私議罪。終憲宗一朝。幕賓皆愛惜功名。未聞有任意妄為者。此亦有清一代之特色也。

憲宗性高傲。而又猜忌。自以為天下事無不知無不能者。故一時臣下奏章。雖殫精竭慮。然必故留一二罅誤。以待批駁。或故作一二誤字。以待改正。非如是。則憲宗之心必不快。將格外吹索。而前程危矣。田端肅文鏡。深知此妙。對豫民。則苛刻搜求。務以嚴厲相尚。對朝廷。則強作駸慙。似不解事。故官河南山東總督最久。帝眷最隆。特加太子太保。獎美之諭。月必數至。

高宗南巡四則

高宗南巡。至杭州。遣官往祀岳武穆廟。天忽大風陰霾如晝晦。使者冒風前行。墜馬。幾碎其顛。高宗意神怒。遣使不敬。乃卜日躬往。至期。風雨暴至。乘輿不能前。如是者三。高宗乃已。復命浙撫齎御書精忠報國匾額一方。欲往懸掛。乃額甫懸而墜。再懸。復然。撫臣以奏。高宗憮然良久。小語曰。朕非完顏之裔。少保何絕朕之甚也。乃親譔文一篇。設位遙祭。祭畢。出文於袖焚之。諸近臣皆不知文中作何語也。後勅使再往。不復遇風雨矣。世疑高宗非覺羅胤。此事亦足參證也。

高宗由杭至蘇。泊舟太湖中。夜半聞金革聲甚急。大驚。疑是民

變以問左右對曰此地民俗尚漁業擊此乃促民起而網魚也
高宗曰漁舟亦未免太多矣自後太湖中年以五百艘為度不
得擅增

高宗游蘇西郭諸山如玄墓支硎穹窿七子上方靈巖天平無
不為鑿輅所至玄墓至今尚有御座椅在舟至橫塘聞燒酒之
美乃得橫塘鎮燒酒五字命扈駕諸文臣作對皆瞠目枯思以
辭不能至今未有下聯蓋五字偏旁實具五行非有天造地設
之妃耦不能稱佳作也

高宗南巡時太后因渡江眩暈作惡思得食物鎮之適某巡檢
小舟在御舟側以所携京江臍三枚進太后食之而樂晚宿金

山行宮。高宗問安。太后告以渡江暈船。因京江臍而愈。遂以縣令官巡檢。下次又南巡。太后憶及京江臍之功。問高宗。某巡檢至何官。高宗對曰。命江蘇巡撫查覆。則已卓異。得知府矣。以奏太后。太后喟然曰。朝廷三品官。乃如是之難耶。高宗純孝。遂承太后旨。進某巡檢官為監司云。

秦太監

高宗初年。奏事太監。係秦翹。高三姓。蓋高宗假以示儆也。秦太監為先帝舊僕。偶有過失。譴責必嚴。未幾。秦姓者死。則別覓姓秦者繼之。此三姓閹人。無或使其闕一也。後世臣民。皆以高宗為寬宏闊達之主。而謹小慎微。乃如此。此六十年帝業之所以

煊赫史乘也

高宗與范西屏

高宗聞范西屏有國奕名。召與奕。范思勝必櫻帝怒。負則敗己名。每奕僅勝帝半子。一時謂之半子范。

仁宗不識祁字

王小岩先生受業王文慎門下。旅京有年。偶見宴會肅客之單。

寫祁中堂。蕙藻為初中堂。異之。向文慎問故。文慎曰。先皇天語。

也。祁為翰林時。值南書房。仁宗誤祁為初。呼為初。蕙藻事傳於。

外。遂沿用之。按祁相國為孫文節。銘恩。兵部侍郎。殉難。予諡之。

座師。文節日記。亦有時寫祁為初云。

校背褱

文宗末年。以關內騷亂。已視為無可挽回。西狩木蘭。實備事急。東歸之計。一己則縱慾自戕。以冀適死。故近侍宮人。不著窮袴。羣皆開褱。名校背褱。便其隨時可以幸御也。及後。虛羸已甚。猶日服方劑。以振其慾。惟下體畏寒異常。及冬尤甚。乃於衣袴內特製一物。以溫下體。製以貂皮縫綴。而襲以黃絨。綴扣帶。以便繫援。歸內務府承造。以進。有滿人錫元庭者。在同治初。以參將與剿北捻軍士。其人本在內務府服官。經治其事。為人言之如此。

穆宗病羊原因

穆宗殺安得海。母子遂不治。後穆宗生毒瘡。西太后稔其好男色。特選少年美宦侍之。病遂革。崩後陽根已腐爛過半矣。此范肯堂聞諸李文忠者。

德宗十六則

光緒初。德宗典學。慈禧太后詔授常熟翁尚書壽州孫文正公為師傅。在毓慶宮行走。按大內以乾清宮為正室。宮之東為日

精門。又東為長街。街南向東為齋宮。其東即毓慶宮也。毓慶宮

齋宮。係明宏孝神霄二殿所改建。兩公德器粹然為海內儒宗。

常熟研求金石之學。尤工八法。既為帝師。盡心啟沃。德宗聰慧。而尊師勤學。不好嬉戲。雖在沖齡。已如成人。光緒庚寅。德宗年

力既富。太后命之批答章奏。多合機宜。由是歸政之意遂決。德宗於萬幾之暇。悉發內府珍祕。殫精探討。學識益進。而操觚為文。嚴重有法度。蓋得力於金石之學為多。醇賢親王。德宗本生父也。王薨。命廷臣敬撻王園寢碑誌。殊無愜意者。乃御製銘幽之文。鐫諸貞珉。其文淵懿樸茂。有西京規模。館閣諸臣皆驚服。始知天章璀璨。淵源於常熟也。德宗耽心書史。以內府多舊籍。令近侍四出訪購。時賢專集。暨坊間新鐫各書。時江左某殿撰。方以孝廉屢困春官試。年踰四旬矣。留滯都門。自刊生平著述數種。適近侍購以進。德宗覽之大悅。以詢常熟。則以老名士對。及會試期近。命常熟為總裁。并錫以小錦盒一。及啟視。則某殿

撰所刊之書在焉。因悟前日詢及之由。知帝意所屬。乃竭力羅

致之。某殿撰乃連捷登詞垣。與江右文道希學士同為德宗默

契之人。道希為德宗珍妃之業師。丁酉。翰林大考。膺首選。常熟

罷。慈禧太后復訓政。某殿撰亦乞病去。德宗留心人才如此。真

有為之主也。戊申冬十月。德宗寢疾。猶日覽文史。元和鳳石相

國診德宗疾。出語人曰。御榻旁無玩好物。惟見貞觀政要。太平

御覽。永樂大典三部而已。德宗勤學如此。幾有朝聞夕死之概。

雖寒素不啻也。昔仁宗弱冠時。昕夕咕嗶。至於咯血。然秉質無

德宗之聰俊。故雖勤劬。而未能開豁也。仁宗有詩文集甚富。然

一無精意。不足觀也。

世多言德宗為天閹。為癡騃。皆慈禧太后方面毀捏之詞。非實然也。有清軌近諸帝。多荒淫無道。德宗則不然。析理頗清。持躬甚謹。見國中姜蕤偷安。日思振作。以見抑於太后。顧鬱鬱不獲伸其志。後以小人構扇。猜忌愈深。不得不佯狂自全。冀免廢立。而終天年耳。甲午乙未之交。德宗頗信用長麟。注鳴鑾言。一日三遷。由散秩而洊至卿貳。召對無虛日。二人均書生。宣室密陳。卒以出言不慎。為太后之太監所訶知。而長麟實妄人。揚言當咬百官上表。請太后外居熱河。帝獨專政。太監以譖於太后之前。遂立罷二人職。諭中有迹近離間。永不叙用語。當是時。二人幾不獲免。以朝臣左右之而罷。嗣是母子之間。猜疑更甚。而德

宗之一舉一動無不在太后關注中矣。德宗每日黎明必往太后處請安。長跪宮門外。有時內監不為傳報。不命之起。即伏地不敢起。有時雖傳報而太后無言。則內監亦不敢命之起。經一二時。太后佯問。今天他為何不來請安。內監答。現在宮門外。太后乃言。叫他去罷。而兩膝已紅腫矣。

德宗被太后虐待之事。據黃遠生引汪穰卿筆記所述。擊落牙齒一節。讀者無不憤恨。然以予聞諸汪伯唐先生者。則更非意計所及。一日。德宗往請太后安。后方飲茶。問汝亦渴乎。則漫答曰。渴甚。后曰。此茶大佳。汝可飲之。則命近侍出一大觥。沸甚。德宗受而飲之。時盛暑。汗出不已。濕透内外衣。且腹亦膨矣。問茶

佳乎則答曰佳甚。問汝喜之乎則答曰喜甚。曰汝既喜之可再飲。又命近侍出一大觥。德宗又強飲之。如是者數四而罷。腹如五石之瓠。歸乃大病。又一日。后與李蓮英作菓子戲。德宗至。跪階下。近侍不報。后雖知而佯作未見也。者坐久。以茶滓外潑。適當德宗身。蓮英亦然。潑之頻頻。德宗身面殆如雨淋。不能耐。揚聲曰。免在此請太后的安。后乃起。緩緩收牌入內而去。良久。方命近侍傳諭令去。

文道希由編修超授侍講學士。寢寢大用矣。以主變法。與德宗相比。為太后所惡。文又不自善韜。凡遇奏對。聲震殿陛。德宗時吁歎。文和之。德宗以為可托。典之密件甚多。一日。偶不謹。遺片

楮於地為內監所拾以呈太后則頑舊大臣之名單將擬撤換者太后大怒立革文職而外廷與德宗亦水火矣

甲午兵潰德宗憤甚太后於廢立一端又期在必行德宗與文道希商自退策道希奏此非計如一退性命危矣且疆臣不以太后之廢立為然各國公使尤可動之使出主持德宗領之命道希出京便宜行事時吳大澂魏光燾督師關外劉坤一督師關內李鴻章議約多喪失將簽字矣道希往見坤一以約款為言坤一漫應之道希左右顧請坤一屏侍者謂坤一曰方今國家大患外則挫於夷人權利喪失頗甚內則兩宮水火皇上有顛危之慮譬則疽發於背而膏肓又病岌岌乎殆矣坤一頗動

詢曰。然則奈何。曰。約款宜先爭。大錯鑄成後不可救。至兩宮事。則太后蓄謀久。而所恃者惟一榮祿。然又憚疆臣不敢遽發。苟疆臣能假約款事與內廷紛爭。則爭約雖不成。而太后知疆臣非阿己者。於廢立事必有懾而不進。則曲突度秦之效見矣。坤一謂然。今道希起草。斷斷以爭廢立之謀。果以暫止。次年又有立溥儀為大阿哥之事。外使又力爭。電詢坤一。坤一覆稱。君臣之分已定。中外之口宜防。扶危定傾。責任公等。太后及榮祿遂不再言廢立矣。

光緒戊戌。南海康有為主政。新會梁啟超。孝廉驟荷德宗知遇。銳意圖新。改革政治。幾有革故鼎新之象。一日。德宗忽上大高

殿拈香。內監亦莫測其故。後由宮禁傳說。德宗於某夜入宮。見一人披髮曳帛。跣一足。立殿上。儼然明思宗殉國狀。即於翌晨傳諭拈香甚亟。自此以後。國事日亟。十年後。清社為屋。直與某帝之見唐昭宗如出一轍。可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之語。為不誣也。

德宗曾夢為大鵬。舉翮高擊。泠泠然。越南海而南。既又轉翼度北海而北。下視大地。不見微塵。良久。力竭下墮。霍然醒矣。如是者夢之數夕。情景皆同。異之。向密臣問故。則解曰。高而無地。舉而不勝。戒之在奮。惟善斂以自全耳。君臣慨歎久之。德宗有短詩紀其事。

伶人余莊兒。長於技擊。供奉內廷。德宗頗賞之。嘗在大內演十粒金丹新劇。未及卸粧。輒與帝握手談笑。腰佩倭刀。隆裕后斥其無禮。將訴諸太后。德宗懼。逐之出。不復再召。余驟失寵。因頓無聊。會拳匪事起。兩宮西狩。余走上海。時京師士大夫俱避難。絡繹而至。沈于封太史。與之相識。招之西餐。則丰采依然。惟不復如向者之興高采烈耳。

德宗既被太后虐禁。不得與臣工交語。雖近支王公。亦無敢私覲者。德宗久瘖思語。欲與其弟醇王筆談。又不得。則時徘徊閒蹠。見服役之內監。則溫顏與之交談。背人。又淚盈眶中矣。夜臥時。驚覺。低聲泣。自是遂至於病。

德宗居瀛臺。除平晨到太后宮請安外。終日不許跬步離去。所
伴者惟一老嫗。亦太后之密探也。幾微動靜。必以報太后。特賜
古今儲貳金鑑一部。俾其瀏覽。其他筆墨楮素酒杯茶壺。盡撤
去之。飯碗則以木為質。恐其自盡也。

德宗好攝影。與太后皇后妃嬪翁同龢長麟汪鳴鑾文廷式康
有為梁啟超等。各有合攝照片。意以為可。即密賜之。不着墨。不
鈐印。惟照片反面有細微之常八九三字。意謂不如意事常八
九也。戊戌政變後。不復以之賜臣下矣。

當兩宮未有嫌隙前。德宗手不釋卷。每於筵筵聽講論語後。遇
有心得新義。可以發明經旨者。恆以片楮記出。以當日課。其後

成帙祕藏其稿除二三腹心之臣外雖親王等亦不獲見之庚子之亂為日本某中尉所得持歸其國售於經營鑛業起家之某男爵價三萬金云

德宗能詩然不恆作作亦不留稿故人間罕獲見之今載其兩詩其一為烏稱萬歲乃癸巳年作中云上界珠喉轉中朝寶錄昌和鳴偕鸞鷲福祿頌鴛鴦慶衍長庚祝靈符降乙祥八千年紀鳳十二管吹凰喜氣騰鷄序歡歌進兕觥烘染對仗俱極工巧一為何寺去看花乃丙申年作中云清品宜供案奇英尚滿塍幻觀參衆相微笑悟三乘數處流仙梵誰邊禮佛燈素心拋一友青眼對諸僧關合縮鎖另有寄托不祇風韻悠遠也

德宗諳英文。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某左丞所授也。時風氣初開。坊間英文書不易得。則請駐京之英國公使向彼國購寄。未華其所作文。亦時就正於某公使。有福建一優貢。任公使館繙譯精英文。德宗特召入。優加賜賚。其人出言。帝能逕誦英文原本政書。不須繙檢字書云。

德宗病後。惟頭部發熱。飲食不進。非不可治之絕症也。而德宗求速死。故自當風坐臥。藥又拒不欲服。時蘇州西街醫士曹滄洲。以蘇撫薦入京診病。窺德宗面色發青。兩目紅腫。知其平日驚憂之深。審其脈。弦數特甚。知必不起。乃恭跪定方而出。不數日。龍馭上賓矣。

德宗逝時。病室中陳列之陋。有非常人所堪者。睡一大牀。人生之。吱吱作響。安置北京泥土火爐。亦破裂矣。一杌二椅。又黑污特甚。壁紙窗衣。片片破爛。風吹之。屑屑飛墮。几上一油燈。光小如豆。蓋京中下等百姓家所居之景象也。嗚呼。願世世勿生帝王家。德宗殆亦有此感念乎。

廢后那拉氏

近傳閩中江叔海濤。官京師。在清內閣搜檢遺書。於密室中得一黃篋。烏鑰甚嚴。上有乾隆某年月日及嘉慶四年御筆封條。發視之。則御史阿當阿奏摺一扣。蓋請覆某故后之位號者。裕陵硃批云。無髮之人。奚足以母儀天下。所請看無庸議。此說既

傳臆度紛紜。或謂高宗有妃某氏。在西山某寺為尼。阿當阿請奉迎覆位。有旨不允。其人至裕陵殂。落後尚在。仁宗親政。又有以為請者。曾宣取此摺。見有先朝御批。乃罷。或且有耗為仁宗生母者。不知即廢后那拉氏事耳。那拉氏以皇貴妃正孝賢之位。正位中宮十數年。忽犯狂易之疾。嘗一日自剪其髮。清俗。嫠婦矢志不嫁者。始剪髮。故有夫之婦。以剪髮為大忌。那拉氏所為大都如此。裕陵遂深惡之。未幾病卒。詔以皇貴妃禮。葬寢園。生前固未嘗有廢黜明文也。阿御史之摺。必係請覆后位入祔太廟耳。後人不知廢后有剪髮事。故耗以傳耗。異論於以紛起。清宮中固多祕事。然此事本末。固是明白。非有他故也。

慈禧太后七則

咸豐三年。惠徵任蕪湖關道時。慈禧后尚在閨闈。隨侍任所。適太平軍未攻。倉卒出奔。后弱不良行。蕪人有王某者。莫知其名字。業錫工。為漕坊蒸鍋。最精。性嗜酒。人因呼為王燒酒。云負之而趨。遂免於難。及入都。應選。正位西宮。至文宗德宗兩朝。垂簾聽政四十餘年。而王某沈湎於酒。佯狂里市。不獲邀沐恩施。豈亦所謂貴人多忘事。抑王某之數奇乎。

慈禧后妙齡時。頗事粧飾。香粉取素粉和珠屑。絕艷。燕支勻之。名玉嬌蝶。宮簪翡翠之碧綠。為世所罕有。二端各鑲黑金。卍字七名。曰卍字簪。玉嬌蝶。既敷翠簪。已插后必引鏡。顧照數四。又

后最喜戴穠艷之花。且必命李蓮英戴之。如李不在他人代戴。則終日不安。若有所失。

慈禧后幸李蓮英。凡后所欲。李無不竭意承歡。某年元宵。取金葉屑二升。臨殿脊縱散之。飄飄四飛。謂之金殿舞蝶。屑墮宮人頭額者有賞。謂之金花點額。

慈禧后晚年淫肆。不減武曩。以德宗及新黨之故。稍有顧忌。不欲以穢聲資人口舌。然艷跡之播。已如日月之食。人皆見之。初幸安得海。安為丁寶楨斬後。乃幸李蓮英。小德張西宮有所謂慎血膠者。斗許。又有一種淫香。男子聞之。即搖搖思枕席。此皆陰令兩廣督撫秘密致之。以備綢繆助淫者。

某公督粵。慈禧后諭令求全翠宮簪。某公極意選材製成奉獻。不愜慈禧之意。謂有微瑕。令須再選。某公默諭其旨。乃馳獻十萬金。祈別使采辦。遂並原簪收用。

清末王公多喜顧曲。而慈禧后尤鍾其好。伶工譚鑫培進秩貝勒。俯視卿堂后之意也。后在宮中嘗扮演教子一折。黃衣拄杖。有梨園派數。其興會正復不淺也。

曩見慈禧后畫着色葡萄。上有后自題詩。今不省記矣。嘗聞諸老於都門者言。后尤工試帖詩。同治乙丑會試詩題。蘆筍生時。柳絮飛。后擬作云。南浦篙三尺。東風笛一聲。荻聲連夜雨。萍迹故鄉情。又同治癸酉考差詩題。江南江北青山多。后擬作云。雨

後螺深淺。風前雁往還。舍連春水泛。山雜夏雲間。渾切工雅居。然館閣體製。

銀妃

乾隆時。與香妃先後進御者。尚有銀妃。妃山東青州人。父某。諸生。生妃。年已邁。名曰杏兒。才二年。父死。妃猶黃口。待哺。未能離母。以家無儲待。不克鞠養。則送同里黃氏為義女。遂冒姓黃。年六歲。已廣額豐頤。明眸皓齒。頸似螭躡。鼻如懸膽。夏日衣霧縠。行陌上。飄飄輕逸。神女不啻也。黃為青州望族。登門拜謁。多袞袞者。見女麗。皆思以其子委禽。顧黃欲居為奇貨。皆婉絕。謂女嬌憨。不任為人婦。且女年雖穉。嘗有言。美女如好花。能屏男子。

葆質金閨。則如好花留樹。愈增其貴。否則如名花墮溷矣。自是
妃之名益著。長日除繡讀外。殊不問他事。達官貴人。欲一覲顏
色。而不可得矣。後十餘年。高宗南巡。道出魯境。近侍有繩妃之
美於上者。上心動。鑿輅回京。即密諭魯撫。使就黃商。輦妃入宮。
勿張皇。勿強迫。魯撫奉諭。立造黃出御旨。黃瞠然久之。然恐不
奉詔。禍且及。則叩首諾。次日。即自護妃入京。至滄州。已有輿馬
候諸途。行三日。夜抵京。居之別殿。恐太后知。又移之後宮。即夕
召見妃。妃羞澀甚。緋暈兩頰。伏地叩萬歲。上深憐愛之。賜賚無
算。次日。宮中喧言。妃承恩矣。加封銀妃矣。黃聞之大喜。黃緣一
內奏事。引見上。上嘉諭之。命回魯。至則屋宅一新。大小官吏求

見者數百人。俱叩聖安不置。蓋有密諭命查辦河工。儼然欽差
體制。查辦事畢。黃已富甲一郡矣。初妃之入宮也。一切儀制俱
所未諳。夜闌人靜。或背燈暗泣。有言之於上者。上時時煦慰之。
一日不知以何事忤上。上憤然趨出。人皆為妃危。不一刻。上忽
來昵之。竟無他異。先二年。征回部。獲香妃。寵冠三千。居與妃宮
近。每晨必來詣妃。互訴衷曲。相對泣下。未幾香妃遷他宮。上夕
夕幸之。其憐惜甚於妃。妃妬恨得聞。譖諸太后。謂香妃將不利
於上。太后乃迫香妃死。上聞之。嗟悼不已。妃遂有長門之歎矣。
歷數十年。至於白髮。上未嘗更一幸之。明璫翠羽已成昨夢。皓
顏不駐。舊恨難量。文離瘦骨。惟暗怪君王薄倖耳。茗東閣正帆

有詠銀妃一詩云。金鼎香消玉漏殘。曉粧嬾效綠雲盤。卅年珠
卻君王面。自覺裙腰日日寬。日本清浦子爵藏有銀妃晚粧圖。
為郎世寧作。子恨未獲一見。

珍妃

隆裕皇后為慈禧太后所用。德宗頗不善視之。最邀寵幸者為
瑾。珍二妃。二妃本同胞姊妹。珍妃色尤殊。其兄以道員聽鼓江
南。性嗜擣菰。往往以萬金作孤注。筦銅圓局。虧負庫幣至數十
萬。太后以隆裕不得志於德宗。遷怒二妃。待之甚苛。庚子變起。
倉卒議西狩。車駕行且出發。適珍妃在側。以未預隨。扈目注德
宗。嗚咽不勝。旋為太后所見。即叱之曰。若年少。丁茲家國多故。

皇帝蒙塵。若不早自裁。乃猶作兒女子態耶。立傳旨。賜自盡。一說投井死。德宗親覩愛妃之死。不能營救也。洎兩宮出狩。宮內秩序頓亂。溥良適入宮。見瑾妃尚在。知為德宗所倖妃。爰挈之。之江蘇。寓吳門拙政園。當時大吏聞訊。郊迎。諱言為某公主。實即袁世凱晉封為端康皇貴妃之瑾妃也。當德宗就道後。行在湫隘。聞太后聲。輒長跪。以在宮日。聞太后至。輒跪地以迎。久而習之矣。及抵西安。每思妃。即泣下。真乃沒齒所不能忘也。湘鄉曾廣鈞重伯。號无朕。曾作落葉辭。即詠此一段哀史。其序云。客有自燕避亂歸者。道珍妃死事狀。甚悉。并述諸名流紀哀之作。輒仿香山長恨歌。梅村永和宮詞。為作落葉辭。比諸白髮宮人。

話開元遺事。黃臺詩句。閔房陵幽廢。云爾。辭云。西飛逋烏東飛
雀。宮井梧桐驚葉落。蜀魄年年望帝歸。冤禽夜夜啼。姑惡卅年
鬻子。閔恩勤。鴉取我子燕啄孫。母氏耄荒終聖善。君王宵旰自
憂廛。憂勞我室愁風雨。同心黽勉宜無怒。陰雨偶懷葑體怨。凱
風誰識棘心苦。姊弟齊飛入禁門。貴妃明慧獨承恩。漢宮燕尾
憐雙影。虢國蛾眉奉至尊。至尊自惜如花貌。况復田妃解鬢笑。
殷憂國步正艱難。每為玉人紆懊惱。頻年邁瘦妬環肥。慈聖垂
憐總萬幾。墨勅斜封成慣例。黃臺枯蔓摘頻稀。一自宮闈罹政
變。內官裁減昭陽膳。未許求全長信宮。何當私語長生殿。惆悵
西風凍紇干。已成羽翼鍛雛鷄。奮飛折翅奈何帝。鸚鵡前頭未

敢言房陵幽廢廬陵嗣。倉卒黃中滿。竟州子阻兵。終自焚。蕭
娘笑辱等兒戲。無端王子召戎兵。烽火驪山一夕驚。八國聯軍
齊北上。兩宮微服遂西行。瀕行母后重回首。一曲靡蕪忍揮手。
漸臺待節未隨行。蜀道淋鈴先出走。莫言傾國與傾城。君王掩
面豈無情。景陽辱井馬嵬恨。一例何能媿聖明。半泓秋水澌寒
碧。血花猶泛胭脂色。妾心井水自不波。六飛一去無消息。誰賦
招魂問水濱。麻姑幾見海揚塵。瑤池張樂觴王母。羅襪凌波感
洛神。六宮無人簪白柰。生花歐女猶爭挂。玳石應無茅經存。寒
泉當與菊花醅。宮人白髮話銅駝。似云妃子葬湘波。君王未製
哀蟬曲。詞客爭傳比翼歌。秋風墜葉飄香砌。夜月魂歸響環珮。

銜石難填恨海冤。化作望夫隨精衛。

全屏

全屏。清宮人。光緒初。以選女入宮。其父為乍浦副都統。入宮時。祇年十二。兩頰豐滿。體態輕盈。慈禧太后愛之如己。出全屏亦善承意旨。淫而放。太后所欲者無不致之。退值後。常於太后前。備繩某年少。某貌美。一不知諱。太后亦優容之。與一京朝官通。漏三下。則命人引以入。天明旋去。然畏德宗。跡以少斂。一日。他宮人言之。德宗。德宗怒。欲立死之。全屏乃匿太后所而免。太后崩。全屏已三十六歲。醇王深惡之。逐之出宮。全屏遂流浪於京。津道上。為人薦枕。以度口食。當之者無不心蕩神迷。歎為尤物。

李天原書金
云。按唐宮有上官婉兒。清宮有金屏。均天生妖孽也。

醇親王與神機營

同光間。戰釁四啟。爭談武備。朝旨令由度支撥確款。迅募燕薊。健兒成神機一營。督其事者。多半趙括。黃子澄一流人物。棘門。灞上。直同兒戲。英雄皮相。殊乏精神。時醇賢親王雅重之。阿意承旨者。又復反覆誇賞。遂致目督心炫。倚為干城。固不知其徒有盛名也。昔在法越之役。醇王以事關交涉。非尋常外侮可比。擬命神機營出征。以耀威武。一時親王貝勒。狃於醇王主見。遂亦豈腫芥膽。見其善而不見其惡。庸愚泄沓。其不至貽廟堂憂者。亦幸耳。惟許恭慎公不韙其策。洞見神機營癥結。萬難遽使。

出發。或至偵師。特以醇王剛愎。不便直言。因委宛其詞。而以書達之。略謂以王之訓練有素。必所向克捷。惟慮南北水土異宜。且聞彼地煙瘴。倘兵士溝癘。有所挫折。不特於天威有損。且於王之神武。亦有所闕礙。云云。王見之。大悟。許許為知言。翌晨。要許於朝房。喜與語。曰。昨汝書。大是見識。遠到匪急性人所思。且兵士以戰死。本為分所應然。若死於瘴。勢必挫損。豈不貽笑外人耶。昨已止前命矣。後有磋商事。還當不暇棄耳。由是醇王信許彌篤云。

端親王

光緒庚子之役。端親王載漪。為袒拳中堅。議和後。賜令發新疆。

永不叙用。端王即日與大阿哥兼程前行。居新疆二十二年。忽於壬戌年私自回京。外交團大譁。政府乃又押往新疆。永不許回。殆將終於彼土矣。十年前有一異說。謂端王自光緒壬寅至新疆後。又轉奔美利堅。寄身某處。未幾。因染內傷症而亡。幸逃刑網。埋首異鄉。至宣統末。美人在墳場起獲其尸。是有衣冠翎頂殯葬者。後家人擡載歸中國。以正首邱。未果。今此說已知其全係虛捏矣。

慶親王

相傳前清某歲。京師見飛蝗蔽天。許景澄見慶王。因言。蝗蟲如此。宜上言。命順天府尹及直隸督撫分勘災狀。并轉飭地方官

速行撲捕。慶即大怒曰：何處來此不祥語。蝗災並未稟報。汝安知外間情狀。近來四海幸安靖。兩宮稍解憂煩。奈何作此敗興語。况外間選事人多。豈可更以此惹之。許遂默不敢言。逾數日。余聯沅以蝗事入奏。慶曰：汝觀言官如此恣橫。纔有小事。便用為口實。我輩安有立足地耶。竟治余妄言罪。俄而南海子頤和園所種荷花。及觀稼亭之麥。咸被蝗食盡。德宗詢軍機。外間蝗狀。慶言：外間雖有蝗。幸賴皇上洪福。並不傷禾稼。云云。嗚呼。吾恨未隨江春霖白簡附名。一快罵之也。

廢大阿哥

戊戌政變後。廢立之意已堅。慈禧太后使榮文忠祿密采合肥

相國之意。合肥曰。此須詢之各國。不宜鹵莽。文忠問術。合肥曰。且立大阿哥。各使來賀。則可。否則不行矣。己而各使果無賀者。德宗遂得不廢。而庚子之變。則伏於此。其後辛丑上諭廢大阿哥。亦榮主筆。予取予求。弄寡婦。孤子於掌上。榮之奸慝。其肉誠不足食矣。

載振載擣

慕蘇小之風流。艷推紅袖。歎潯陽之淪落。淚濕青衫。文士品評。遂傳佳話。然牧齋之春戀柳姬。芝麓之移情顧渚。捐名毀節。識者所譏。一代文豪。墮斯綺障。洵乎尤物。可以移人。無怪莫愁天子。願敝蓀。天下而不顧也。吳三桂聞陳沅為瞎闖所得。即引為

大辱誓不與俱生。似亦情有獨鍾者。洎觀其始則拒入援之命。繼則傳絕父之書。國事家事可置不問。而此寵姬乃不可少。斯其人固不足以數也。晚清澆漓成習。風塵中雖未必無人。若如載振載搏。則固溺情聲色。而更非若葉公之好龍也。二人均慶王奕劻子。奕劻掌樞要有年。旋復總理內閣。惟知恣行賄賂。厚自封殖。而遺性及於二子。載振以稔年而長商部。攬權怙惡。植黨營私。嚴世蕃恃父勢專橫。古今人未必不相及也。時私人某以津妓楊翠喜進。乃由候補道而擢任巡撫。一時輿論譁然。臺諫特疏彈劾。載振願去官而不願去愛姬。相持不下。終以慶王故。其事遂寢。諫垣趙熙反得罪去。載搏初不知軍。以親貴而典

禁衛軍事。秦樓楚館。日事徵逐。艷吳妓。洪寶寶。蘇寶寶之色相。
繼攫歸府第。言論諠然。稱為二難。

楚天廬叢錄二